V
K 711.82
L962

册：17ф

存其心養　節　　王庭

事天於心善養於知後也夫天寓於性而心實綰之存養而得事知之敢有怠乎且儒者之教有時天與人可二以天之遠絕于人之近使天為之尊有時天與人可一以天之虛寓于人之實使天為之信苟能知天之天更知人之天者幾矣人不知天固不知天之有體玄穆頌之僅存想像之間夫非徒絕跡為高也泯於動欲而具有莫致莫為之理人不知天因不知天之有用鑒降求之猶然推測之說夫非必憑虛為效也操之念始而具有曰明曰旦之幾是則天之體〻在性天之用〻即在心也知天者乃存其心養其性焉通于心之從

近于作用○机鋒

○絕○上○文○入○首○明○快

○道

○直○敢○知○此

此猶是恍惚、狡獪

來如未始有心則心即為性必言心者心則猶可致吾力也若性則無可致吾力也此天之與我者無敢於昧又寧敢于櫻任于養之所便將不如無養則養仍在存終言養者養則如可遺吾情也若存則猶未遺吾情也此天之與我者無得而辭又何得而取若是者吾不知其心其性與天果有異焉否也且果有暱焉否也忘形于彼此去踈而得親一以為知似矣凜念于幾微由愛而得畏一以為事又似矣人須臾無離天猶臣子之無可逃乃無意而夫之有意而傷之棄天則均焉夫孰知有意者所以引之于無意也當有意而若無意之間而天呈焉其為欽承必不為怠廢彰彰也人咫尺無違天猶君父

說理明白如說事

此意却精細

也只說得上半橛耳然已十分精采

流水投入裡來

或傷而復保之褻天則均焉夫孰知有事者所以馴之于無事也當無事而若有事之際而天舍焉其為昭格必不為矯誣彰彰也天有盛衰心性之天有盛而無衰臨保有嚴匹夫可右明堂之享天有順逆心性之天在逆而恒順龍雷不爽君子式昭屋漏之觀此知天之所致功也先知後行之說後人不明以為昭微之餘不事操存漸流于無忌矣

透闢不經人到

縋險蓄幽以追其所見字字從自家心坎出之不似外間炙脂帽鶻臭彩隨人可穿戴也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為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此文見處甚高只過

552981
n.1'39

高亦每露疎處。

存其　三庭

存其心養　一節　劉綜

致其功于內、而事天之理全矣。夫心性即天也。存養而盡所以事之。更何他求也哉。且夫無所為者天之事也。有所為者人之事也。自天處乎無為之數。始從乎人之所為以致之。蓋必有學問之力焉。所由功有兼致。而道唯一歸爾。夫盡心知性。而因以知天。豈更無餘事哉。吾人自具之物。不寔求之。亦不為我有道固有求之乎此。而猶求乎此之所以然者。不敢恃質任自然之說。而幾倖有獲。吾人本有之理。不力致之。亦不為我用。道固有致之乎內。而猶致乎內之所以見者。不敢借秉彝攸好之言。而坐望有成。是不可無以存之也。凡物唯非我所得而自主者則

從知事分界說入則自然切合今多貪求天字

縱極警策終屬隔膜

此調離

被后來抄壞然于此却合

虛映下節好

己耳乃其心則固我之可得自主者也何為而不究其功靜而體之無所為增加也而放失則已免矣有其存之更不可無以養之也凡物雖非我所得而致力者則已耳乃其心與其性則固我之可得致力者也何為而不謀其事將而息之無所為任縱也而充廣亦已密矣一誠以性具于心而心非性故性唯一致而心則有人與道之殊焉存之者存其與性為一者也存其與性為一者則心得其所歸性亦得其所歸君子所為敬天于心也抑心具天性而性非心故心有萬變而性更無動與靜之分焉養之者養其因心為體者也養其因心為體者則性安其所常心亦安其所常君子所為親天於性也謂非所以事天也哉蓋一事焉我為之而我之心有許我為之者有不許我為之者此則吾之天懷中發者也惟有以役之則緣理之心即為緣物而神明之德詘一意焉我動之而我之心有任我動之者有不任我動之者此則吾之天心自見者也若有以詳之則求理之心即為主理而神明之德尊此時之心乃吾之所謂心而非前此之所謂心也此時之性乃吾之所謂性而非前此之所謂性也此時之天蓋即吾心吾性之天非于存養之外別有所以事天也故謂天為性可矣謂性為心可矣此之云盡心此之云知性即此之云知天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辣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此得之矣然猶惜

其說心性天多。說存養事少。天下細實文苦悶濇。高爽文苦疎略。透過此境。直是逈絕。

存其　劉紘

存其心養　一節　范周

不褻乎天所畀者、而事天有其實矣、夫天與人以心性、而人自褻之、何以事天乎、故存養貴焉、孟子謂夫人不識天與人相親之原、鮮不震而疑焉者矣、至語以事天、則曰此玄冥之事、而非庸衆之所為也、抑思事天者、固非神靈獨契之名、而為有生共敦之實也乎、既知天非於我無與也、厥初之錫、以粹美、厥初之稟、以淵清、則當求無憾于觀生、以敬答昊蒼生我之意、知天匪與人甚邈也、以精治者虛而不詭、以氣治者浮而不偏、則當本無疵之昭質、以恪秉靈承罔越之思、因性得心、緣性知天、則存養非即所以事天乎、人雖曠軼而猶能自見其心、即軼其

如此說乃得語意

曠識微言

心而猶能自見其心之天無他其心故也人有其心而顧忘所自來乎存我罔敢隳越之心即得我心出王游衍之天所謂先天而弗違者即以此矣人雖漸漓而恒能自返其性即漓其性而恒能自返其性之天無他其性故也人有其性而頑昧所從受乎養我降衷有恒之性即得我性陰隲相協之天所謂後天而奉若者即以此矣以天從人則有效法之說以人從天則有昭事之功曰法吾懼其隔也曰事則上以是臨下以是承者而復奚隔矣古有克享天心而陰其詞于帝謂者夫諄之復之誰通告語乎其即此無羨無援之心性所對越而肅將也哉以身主天則有合漢之論以天主身則有敬事之勤曰合吾愛其偕也曰事則無功可矜有罪可怵者而人奚借矣古有與天為徒而尊其位于陟降者夫左之右之誰宅中央乎其亦此曰旦曰明之存養所宥密而祇承也哉人亦可曉然于所事矣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己事知縣則一縣皆己事是與天為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為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為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于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為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為二都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

與他比並簡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州縣而知。即是己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己事哉。又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尤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是太丁心性天合一處。直是精細融洽。

存其心　范

存其心養　節

熊伯龍

實指心性之功。而本天以嚴其幾焉。夫人知有心性。而不知即天也。以存養為事。其幾之嚴如此。意謂天人制與之際。學問所從出也。為學而祈于事天。蓋以豫遠無忌憚之心。而徐求天人之合焉。故君子重之。雖然。人無遽至于天之理。而天無日不在人之中。置天于高遠。未嘗有尊天之功。而引天于日用。亦未嘗有不敬天之道。則事之固自有道也。必也存其心乎。心載性以行者也。有天亦有人。其勢不非無為以為無為而聽其入。則亦將無為而聽其出也。于焉存之。省察至而精明生。精明生而制防立。蓋至于無欲可以觀其初。有欲可以觀其復。而閑無可閑

也則可謂能存矣必也養其性乎性統心而處者也有天而無人其勢不可有為以為有為之惡〻不可居有為之善〻亦不可居也于焉養之滋息久而有其自然自然久而有其充悅蓋至于秉理而理無所滿化氣而氣不能囂而勿休目休也則可謂能養矣凡此者亦期無失吾心已爾而心所由來者亦因以無失焉夫人惟是心之浮動而無可如何也則援天以動其祇畏之誠而令目爽庸也生我之意內觀之而得其精微彼所謂出王游衍而不淪者寧過于此哉凡此者期無忝吾性已爾而性所自命者亦因以無忝焉夫人惟是性之戕賊而無可如何也則本天以發其知覺之良而令目爽事也降衆之體服習之而見其光大彼所謂陟降左右而不違者寧越于此哉蓋聖人繼志之功莫不歸于慎獨而學者怠荒之失即其所以矯誣存養之不可苟也如此而立命之道又可得而進求矣

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文人好為高深之言反于理不親切病每如此

存其心養　一節　　袁大受

申言事天之實、即以知之者事之也、蓋以心全性、以性全天、而漸與始事相近矣、謂存養之非所以事乎、且求天于氣、不如求天于理者之為要、誠以道居天下之至虛、而功居天下之至實也、試為靜操于其原、而昭對非遙、乃即在我一二事積累之後、則盡從知天進求焉、原夫天之與人者、心有知、而性無知、此亦自有先後天之別、而功之勞逸分矣、固宜各予以所安、而不得為讓善于天之說、乃夫人之承天者、心有為而性無為、此亦遂有先後天之學、而業之純雜區焉、亦宜合徵其無忝、而不得矜貪功于天之辭、然則何以事天、存其心、養其性乎、自唐虞之聖

（併不得）（知与事交際朗然）（不在後）（自有見）（要奇斥粗）

人始以危微言心而後之言心者精而有主敬之功蓋凡動而不返者皆其心也其法用乎義制存之固有靜力矣其息甚深而後皇降之衷相調為有原養之者非有所益之也毋損之而已自異同之百家至以虛無為心而世之求心者縱而有喪失之弊蓋凡發而難收者皆其心也其道貴乎謹幾存之維有內敕矣秉德弗回而後帝錫之良保護為已至養之者非有所衛之也勿傷之而已夫以人合天與以天合人必有反量不及量之議吾所謂事者非學天也而寔有與天共功之處考洪範而知五德之配以五行故夫匏陶之側為不德者之不敢居夫以天求天不尊與去天求天不親必有堯全不堯全之異吾所謂事者非

（入理精切膽力亦大）（側貫有理）（此處講所以事天親切但以大話滿之後見粗疎）

質天也而實有與天共對之誠觀大易而知太極之原于無名則夫鬼神之權宜有道者之必以告蓋存其心是存自心之天也養其性即養自性之天也大臣宗子乾父坤母之說西銘固精于事天之指歸

（心与性便是天加自之二字反）（支離矣）

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一貫說極有理會○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沙石查滓然寶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為醇粹之業矣然入煅不得皆鼎采假物耳真假何以分曰實須見過書來真何以不粗雜曰篤信聖賢之說隨所見之書而講究之

存其　袁

存其心養　節　陳之遴

大賢論事天之有其道、不外乎心性而得之也、夫人未有能遽合乎天者、惟致力于心性、而事之之道具焉、則其學為不誣耳、孟子若謂、吾儒理道雖備、必進而求之于天、何歟、明其理者、必將履其事、莫微於天人、而得其相與之故、以有事焉、則凡虛無之說、舉不足以惑之已、然學者之于天、亦嘗曰明曰旦、翼翼焉求以尊之矣、抑嘗念茲在茲、幾幾焉求以親之矣、而天何如也、則未即所盡之心、所知之性、而寔致其功耳、誠能動治其心、而時自省曰、此非供物交之緣引、而出入自如者也、天降之恒性于此心乎、載之而何敢不存、始而求其放于外者、既而閑其馳

○疆界劃然○

○落脉蔑合○

○互貫平中有側○

○心性○

于內者雖至欲盡理明而檢制終不釋焉蓋不特舍之恐褻天即操之猶恐心與天二已誠能靜保其性而恒深念曰此非若後起之情識而生息惟意者也天理之在心于吾性乎全之而何可不養始而反其雜我以偏者既而純其賦我以全者雖至神安氣定而滋培終不已焉蓋不特忘之恐違天即助之更恐性與天拂已是則俯察神明仰觀玄造惟有凜然莫必耳敢曰吾事天也哉乃向之渺不相接者今寔有接之之道矣天吾人致嚴陟降安有克盡其事之時但見天于心性而朝乾夕惕以質之則戲渝之念庶乎其不萌耳抑向之若不相合者今寔有合之之理矣夫吾人畢力欽承敢有上天我格之望但奉天以存養而不顯無斁以致之庶矯誣之事斷乎其不為耳然則學者之于天斷熟非所以尊而此則其所以尊也尊之無外求也歆薦非所以親而此則其所以親也親之無他道也借曰不然世有進璧泰壇燔柴喬岳而天其吐之者矣

孟子只說所以事天也若入上天昭格等語則是可以事天矣且何以為下節地乎 自記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及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進原語也玩此文自曉

存其　陳

存其心養　一節　其二　陳之遴

學以事天而實致其功于心性而已夫知至于天而無以事之則所見乎心性者皆無據矣然其道不外乎存養君子可不審所用力哉孟子若謂自夫道原于天而帝曰欽若王曰欽崇則事天者所以治其心性也顧或有志事天而不得其道是未知心者天也當吾心戲渝馳驅而臨之以天則瞿然而斂此豈高高之足以制下哉必其心所固有而然耳抑未知性者天也當吾性矯揉流佚而惕之以天則憬然而返此豈冥冥之足以治顯哉必其性所本具而然耳故當存其心焉而即以養其性焉異端紛紜而不惑于其說操之則存以利為本吾守吾學而已

（剖勘分明）（辨說極親切）（擇焉而精）（斯節）

蓋天所命者則信之而他不敢信也功利誘引而不遷于其志欲則辨其多寡善毋聽其決流吾崇吾道而已蓋天所予者則奉之而他非所奉也之人也耳目心思皆為天用既不敢有敬而參怠之時寢興食息皆與天俱又不敢有尊而不親之意謂非所以事天也哉而豈有外心性而求之者忠臣所以敬上不在飾冠履之節而必精白乃心孝子所以承先不在修溫凊之文而必俾彌爾性夫君子之所以事天亦若是則已矣

頻於不分兩層

反徹一句所以意更醒

將天字放入心性內橫說豎說批駁淨盡所以事義更不煩起爐作竈人言老手都不費力不知他煞有費力處

萬物皆備於我矣　李錄予

理備于人而甚全大賢極明其本然者焉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皆備于我也人亦審其所以皆備者而可矣意謂天下之理存之而非所問有也言之者無據矣體之而非所各足也言之者又無據矣惟天之予人者無不全而人之具于性者亦無不足以人而共具而或昧其本來則亦未嘗靜思我躬而曠然有會也試言之降衷之初此理何一不存於吾性然理不可見而理之著于物則可見是與天下言理不如與天下言物為易明也賦予之始吾性何嘗不具天衆理然觀理于物而物見其日繁原理于性而理實見其甚約則與天下言物又不如與天下

輕鬆忽略正

是此章突然開講第一句

從理出物字從性出我字原委井然洞如觀火

言我為易晰也。吾為天下正告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物理之見于大者綱常倫紀俱有不易之經羣然而備之亦羣然而忘之矣試思誰為為之而忠孝有其並隆更誰為〻之而仁義有其兼盡則未知我而物之理止見為物既知我而物之理已寔具於我也其與性偕來者固無此全而彼偏者矣物理之見于小者日用云為咸有當然之則羣焉而備之又羣焉而忽之矣試思必有所以然而愛敬始能咸周必有所以然而情文始能各足則萬物共此一理而我于物無不備一物各有一理而我于物亦無不備也其即性而具者固無此得而彼失者矣而世之淺視我者其亦可以悟也哉我性甚微而萬物寔莫能外則觀于內而內見其備焉觀于外而外見其備焉雖所備之質或有全有歉而性之本然者初無缺也欲天下思盡性之功不得不明其本然之量而世之泛視物者其亦可以悟也哉萬物甚繁而我寔有其悉備則存于靜而靜見其備焉發于動而動見其備焉雖所備之事或自安有勉而性之各足者無少遺也欲天下思在我之理不得不遡其各足之原則理之皆備為何如也則理之未皆備而求備者為何如也

（焰註大則君臣父子確切不泛）（焰註小則事物細微）（此調太熟）（通下調亦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〻各一我〻亦一物諸語俱噩夢耳即泛還萬物不焰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籲頑在逐字貼切已是難

得

萬物　李

存其心養　一節　柯　聳

事天有實、知非外騖之功矣、夫心與性、即天所以畀乎人者、存之養之、而事天之功、不已克全乎、孟子意謂今人之加意密微者、孰不曰去人而與天相見乎、然而棄其可循之功、競於虛冥之悟、於敬勤昭告之道何居也、故推其用自非形氣之微、敵其原即在宥密之內、知天者、我得而寔言其事矣、夫天不能虛而為功於人、要有其精微之最初者、麗乎人以立質性也、乃授之人而不能無離合則性也、而用力在心矣、人不能虛而仰契乎天、要有其神明之不測者、極於天而同體心也、乃合之天而不能無純雜則心也、而踐形歸性矣、然則心即天矣、不敢謂心即

（繫挨上文脉縫精細）

（從天說下重在心從人說上極諸性此不是從新分疏心性天正說明存養先后之序与用功輕重之理与他作架屋安頭不同只看他一句移入上節去不得處）

天恐其入因任為心也必務所以存之性即天矣不敢謂性即天恐其入虛無為性也必盡所以養之乃心豈遽能存也逐外以示廣博則境危其心矜內以見才情則心危其境而存者不然清明內湛不特雜至之憧擾固不使累其天懷即沖寂之中亦得有以自主者何也存以存其所固有也抑性豈易言養也耽物而多所慕則情遷其性絕慕而矯于虛則性離于情而養者不然保固無虧不特氣質之戕害固無由損其天良即功力之勞亦若有所不事者何也養以養致夫自然也如是而我得有其心我得復其性矣凡天之與我者本無一之不全汝止惟康即其在帝左右也儒者之誠敬既純直協郊壇之昭假而不愧如是而心自合乎降衷之性〻自定乎順應之心矣凡我之所以承天者無形之可格百志惟熙即其陰騭不違也爾室之退藏既密自質帝庭之陟降而無慚故夫心性者天之所以體人存養者人之所以合天而後盡克有其事知亦著其功矣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未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言之洞達無疑兒裏亦復圓密

存其　柯

萬物皆備於我矣　趙炳

觀物者觀我其理足以聚之也蓋我之與物其所生本不相遠也萬物備而後為我雖欲自私得乎且夫天地生而虛其中已與物共處之已心生而虛其中則物之所得而獨處矣物形雖遠不出天地之間已自不能明已之理以窒已之分而乃使一心之中反有形迹以間之不將日相求而日相遠哉故天生一物必以萬物之全理予焉人心甚豐而我乃自嗇惟以為我也故愛之愛之過深而刻薄寡恩之事即生於其中不知其去我也遠矣天生萬物必以一物之神理悟焉人心甚靈而我乃自愚惟以為我也故任之任之太縱而情偽奇巧之事又生於其

間不知其忘我也甚矣自我言之萬物皆備於我矣人生而與物相接

從物字粗來

耳治至久目治至親不過以億萬計耳不若獨居深念見物滋寡存物

如此說我說備便落二氏圖讀

滋多夫我之為我原不在形聲體貌之間而與物澹無事者對物忽自

得皆我有情所能相動皆我無情所能相忘也而嗜好攻取之念甚亦

炤仁字

可以不作矣人生而不能與物相留色聲終不入吾形紛華終不移我

體究竟我無一物耳不若靜虛自神我雖不往物亦自來夫物之為物

原不在手足髮膚之外而入物不相亂者見物皆相親皆我學問所能

相入皆我解悟所能相周也而朋從往來之端其中即可自悟矣物之

炤識字

始生各有名以命之各有分以定之其不能皆備者即造化亦有不能

奇翻

自主之時而況人乎不知庶類之參差皆可齊之以自然之情性物之

在乎我前不在乎我前無以異也故言萬者數之盈而物終不盈於萬

妙理備字更圓之

窮智人之慧竭才人之巧以數之不盡者一我備之而有餘也物之既

都為物字粗看

生各有欲以相爭各有惡以相仇其不能皆備者即在我亦有與我相

敵之時而況物乎不知六宇之動息皆可通之以一氣之周流物之同

乎我者與異乎我者無以別也故見物者物之似而物終不形於物數

萬人濟之而不盡數十世濟之而亦不盡者一我備之而皆得也知此

說者可以言誠可以言仁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曰行脚人着甚來繇。放塊石頭在心內也。此文粗誤。皆從物字差來。然其思致奇闢處。直是無堅不破。無深不入。真宇宙間尤物。只要看理更一真細。此一種心力。可到古人未到處。不則易墮入陰界耳。

萬物　趙

夫君子所　三句　吳道泉

化神有其至盛、而參贊之道歸焉矣、夫所過所存而化神若此、則德合乎天地矣、上下同流、非君子其誰與歸、且王者之風、所以別于驩虞之治者、非獨其見諸民有殊也、其體備乎己者、蓋亦有相深于至盛者焉、即身心所各致、考功業所攸隆、吾蓋曠然俯仰之間、而有以得其德教之所極也、王者之民、吾既擬其皞皞如此矣、而未盡也、蓋其治見諸民、則尊王者以大其勳猷、及其德懋諸身、則隆君子以深其事業、王者之所敷施、皆君子之所體備也、吾因得進王者而言君子、夫君子豈徒聽諸其民而無所鼓動于己哉、身之所歷則有所過焉、躬聖質而撫萬方。

化神同流正是見諸民處

亦有則反輕矣

自作稱乎注疏

此句

便得不礙語氣

上亦

徒聽民

始註不混

夫蓋婁禺平　下孟　庚子

不必其家至而戶見之也風聲所樹皆有以順則而不知誰為〻之而化理無盡若此乎化無盡而所過者愈無盡衢歌巷舞之聲猶其淺焉者矣心之所主則有所存焉稟無為而守至正不必其名言而昭示之也志氣所通咸有以協應而不違誰為〻之而如神不測若此乎神不測而所存者愈不測丕應徯志之休莫有深焉者矣君子乎此猶得以形迹求之乎成于有形者功不必在君子運於無形者功亦不必在造化要其淑世而動物者皆天地之裁成而丕賴者也何流非化何化非神何化神之不侔于天地夫亦可仰觀而得其同符之德矣君子乎此猶可以象數測之乎遇于有象者君子不必顯居其功贊于無象者君子固已嘿相其理要其無為而章變者皆上下之範圍而不過者也流不息而成化〻不言而彌神化神合而上下自協夫亦可參稽而考其合撰之能矣上下與天地同流君子所為過化存神者蓋如此吾蓋極推之而猶穆然未盡也

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亦在內見王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入手提清一二語自佳若自作註疏則礙語氣矣壬子南中文未有不厮炒半幅者人以上節屬民下節屬己皆本于此文附壬子評于後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

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裡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葺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夫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君子所　吳

孟子曰仁　全　秦鉞

觀治術之效于民者、知王化之有本焉、夫仁言仁聲、即于政教見之、而得民之效乃大異也、為治者豈不貴求其本哉、且夫圖治之方。古今異尚而要之惻怛本乎君心而德意形為規制則加民之大端矣。然其間治淺者淺見。治深者深見。則徯志之從違。固有即見端于主術者焉。吾得而進求之、夫人主不盡恭嘿而理也。於是乎有仁言。不盡淡忘而化也。於是乎有仁聲而且有其德音播為令聞則又不能無法制之詳與勸迪之事也。于是乎有善政善教之數者。豈非上所恃以為治而小民所為畏威懷德而樂為輸將貢其誠悃者哉。然而未可一視之也。夫詔

（渾涵有度）（慫恿非古法善其筆意不俗）（此句好善政善教已暗連首句中省却多少手法）（但又字不妥蓋仁聲正從善教來也）

乙未

（襯筆皆輕圓而雅潤）

諭出于朝廷而徧為敷播與休嘉被于草野而樂為頌揚其感動為何如乎布精明之理而相治以紀綱與崇惇大之風而相觀以情性其維繫為何如乎以我思之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兩句揔出渾然）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處側逼討好正是併揔法）雖然所謂言與聲之入人者于何見之大率亦在政教之內耳而所謂得民者乃得而推論之（語平意側不如二字神味）或則揚心于主德之精嚴而有不善（悠然）之懼或則游泳乎王心之寬厚而有為善之休夫徧為爾德上之所期乎下者豈有殊旨歟乃同一意而各為效者有然矣或則修賦稅之經而共凜于朝野君民之分或則略恩威之用而相洽以家人父子之慈夫匿情飾志下之所致于上者豈敢意計歟乃同一事而異其報者有然矣若此者在上均足以有為而一得其偏一得其全則起念之醇疵（伏捨非完淨）而天下遂因為風俗在下均足以致治而既效其身復效其心則兼行其法意而化理克致于全昌仁言仁聲善政善教王者其一以致之乎

都因紐合首節穿鑿破碎越弄手段越低了手段將上二節不平不側用揔滾法出之過渡略一側併以後更不用補繳自然完渾其高人在此行文敷腴醞藉轉摺藏鋒全于不說盡處領略神韻所謂琵琶半掩不容人見風流也○揔提過文固不如先輩直起直落之為高然先輩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為賢者責備則可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孟子曰仁　全　　鄧可權

較論主治詳求之而得其深焉夫並仁也言與聲異並善也政與教異至詳究其所得而主術宜何從孟子蓋崇王道黜伯功者其抑王伯之民既辨之矣至是復深為較論曰令天下之為治者吾知之矣即令天下之談治者吾亦知之矣彼蓋曰吾將以入人也吾亦何必不就其入人者比而絜之也彼且曰吾將以得民也吾又何必不就其得民者詳而較之也彼夫不仁不善者吾無責焉矣乃有同仁而仁異同善而善異同民而民異同得而得異當必有辨之者一者慈惠之文不絕于口其出之自上是為仁言一者謳頌之思不去于心其出之自下是為仁

聲執兩者以較其于人也均有所入然言之不如聲之深也審矣且是（入字深字分出好）（着）

（此三句館合未後更補又仍還二節平面）

仁聲之自來將得諸政乎抑得諸教乎世亦有綱紀以振之文告以威

之而為政之善者亦有敦之以詩書說之以禮樂而為教之善者就兩

者以衡其于民也均有所得然政之不如教也又審矣我是以思夫政

之善者其政肅其治嚴而其民咸以其肅且嚴者應之因思夫教之善

者其教和其風樂而其民亦咸以其和且樂者應之究思夫政之善者

皇皇以致民之力皇皇以致民之事而其得諸民也有力而不敢不輸

有事而不敢不終究思夫教之善者不汲汲以盡人之歡不汲汲以竭

人之忠而其得諸民也歡焉而莫不自盡忠焉而莫不自竭是（頓挫）

（以盡其致）

善者不殊而一畏一愛一財一心其得之民者頓異也哉然後知反躬

（上三節平收還出不如之旨不必側脫首節更見大方）

罪己之詔尚非至計不如沐浴咏歌之為足誌也即月吉始和之令猶

非本圖不如型仁講讓之為足思也

上半明見不如却做不如不得不如之意在下也下半是正講不如

却又做不如不得不如之意已在上也上則虛還下則開說不如二

字只在空際騰擲人每在題後先找第一節一筆即補首節一筆便

似孟子當時失疏首節賴此幹旋矣此將二節平收既醒不如又完

首節不找之找不補之補尤為高渾

諸作工于法者未免有全題盤錯在胸目間其要駕者又多不顧疎

漏之病。若針線精巧中。又能卷舒洒脫。絕不覺有經營慘澹之意。則斯為勝矣。○于仁聲中。即納入政教。與劉作同法。而此作蜂腰格。仍還兩對門面。於體更覺不傷。

孟子曰仁　鄧

孟子曰仁　全章　王澤弘

政教之及民者深、大賢必詳論其至焉、蓋民畏民愛、非我有以求乎民、而得財得心、民自有以求乎我也、由仁言仁聲以進論、擇術者抑何不審其所至與、且古王者一人作則、而天下不知所以治。夫不知所以治。（橋然超然）此真聖人之治也。蓋王道以歷進而日難。盛化以日難而益粹。天下大治與似大治而終不治者有辯。故治世非難。與民相忘之難也。今試以（對酌仁善二字）仁善論之、夫內德不修。而徒美其文詞。以飾愷悌。明其章程。以致服從。古人躬自勉以厚天下。毋若是逸與。以故仁言利溥。不若聲教之四訖。（上兩段提出妙）立政多制。不若教思之無窮。以為不如誠有不如者矣。曷為乎不如也。（即提轉更妙）

上焉者操一政以整齊海內頒象魏定律令有不率則示以小懲大戒之意而善教者不然力田孝弟以敦厥始仁漸義洽以安厥終由是小民之師儒讀法化而為父母鞠謀矣同一民耳有畏之者焉有愛之者焉非民有畏與愛之殊乃政與教之殊也上焉者操一政以區別貴賤均力役恤征徭有不及則示以緩徵減取之令而善教者又不然賢人長者以勵其俗厚道至性以還厥初由是小民之衣食農桑化而為絃歌醉舞矣同一民耳有得財者焉有得心者焉非民有財與心之異乃政與教之異也吾蓋因是而有感矣今天下何善政善教者之難也如其為善政與教也與其使民畏毋寧使民愛與其得財毋寧其得心吾非輕政而重教也以教可以兼政也非薄畏與財而重有取夫愛與心也以愛可以兼畏而心更有以豐於財也此二帝三王之道而天下人之心之可使為唐虞三代也

論格者詳于排蕩閎目矜才者盡于機勢橫流若于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揑如此中二段始得○只為仁言節下無焰應費作者許多周折此但以總法了之以後更不用幹補作法更高

孟子曰仁　王

孟子曰仁　全　章貞

道有並衡以觀治者、擇術宜從其至矣、夫求治而不謀其至、亦未進而衡不如之說也、入人之與得民者、其殊若此、擇術者將安從、今王者日求治矣、乃謀焉而未即效、效焉而或猶非其至、則不得不深思而觀其至道之所存、蓋揆其載諸幽微、與應乎遐邇者、其操名也罔不同、而效實也罔不異、則請由深淺所形、以觀其得失所殊、而相衡以不如之說、

言聲改換顛倒橫側鎔成一片視彼規矩提出名號者不但法低亦本領淺薄矣

余思古治之隆、其朝廷自度舉修、即始和布令、不踰夫性情寧謐之事、故雖咨嗟告誡、而非僅如末俗之室文抑深宮、夙夜敏皇、當訓方型俗、復興以溫柔敦厚之情、故當渙號載揚而已、卜有海隅之歌頌、若止仁

落筆起

言或口惠而實去或始章而旋更也以視仁聲之不期然而已然者必有異至于善政豈非懲賞之隆施勸勞之大法哉以視善教之不董戒而允孚者必有異何則淺與深同仁而不同實得與失同善而不同意也夫王者升中考治必將使四方從欲群黎歸命而後功化為稱隆焉奈何得平而愉快也哉盍就其得民而徵吾不如之說則試立斯民于此或奉上唯謹矣曰分固應也或以天子之甚尊而思暱就之願見顏色稅以無疆是不止以為分也則知非上之徼之也或輸將孔後矣曰義固然也或以天子為甚親而勤媚茲焉發其幽隱重我樂土是不止以為義也則知非上之強之也夫畏與愛不一道財與心之不同致也明甚蓋一以觀其理一以斷其勢也夫君之入民也淺民之入君也亦淺畏者在民則得者不復在心畏與財相致之數也此可斷其勢君之與民也深民之與君也亦深愛者在民則得者不止在財愛與心相致之數也此可以觀其理名實之相須久矣君人者又奚去而奚從哉

化題之段落于轉摺起伏藏文之針線于隱現合離遂能使篇如股股如句其筆力回斡渾身是漢文氣脉○絕不放三節平側有無焰應在其眼裏而無法不到此為大方

孟子曰仁　章貞

孟子曰仁 全章　　周景濂

較所以及民、而得心者尚矣、夫仁聲亦惟得心者牧耳、政教異期如是

仁言善政

操術者宜何從哉、竊上下古今化理之數而穆然有懷也、一時之君臣

原不是虐暴虛○龍姒便見指要

固嘗有意于治矣而所得每不如其所期何也、蓋知其一端而不知其

又有一端則亦未比類而深思之耳、今天下言治者誰不欲得民而用

之哉、然有大原焉、用道既殊而收效遂異、不可不審也、吾為較之、共一

仁也、煦奧之而有言、漸漬之而有聲、出于我者懿而未實、動于彼者厚

先○安○頓○首○節○

此○一○轉別見作法

而難誣入人淺深之故、豈非有心者所共知耶、獨是英主當宁而圖幾

中○抱○上○節○好○

賢士厲精而弼治、其所朝旦致之民者曰是仁也、所不同乎口惠而寔

不至者也庶幾欣欣歌頌之來乎乃久之而寂然未有聞已而聲齊有象矣殷庶成風矣又久之而終未有聞何也則民心未得而所操之術粗也蓋致治之道有政有教而揔期于善善政善教皆有以得民而中有不如是即言與聲之所由分也其不如奈何從所謂政而詳致之則綱紀尊而條理密如是其精以明也而非彝之動則亦無敢至乎其身矣樹藝廣而勸課勤如是其周以悉也而式賦之奉則亦無敢後乎其君矣然而其民也則畏也其得也則財也若夫德洋而恩溥性摯而情移我觀三代大道之行穆清無象魏之布而有絃歌井里無趨事之文而有孺慕四海之大一父之子也萬民之衆一意之結也抑何其愛最之至乎曰惟得心之故而何以得心曰惟善教之故善教則不忍厲施之民而仁義是懷則亦德威惟畏亦不忍厚求之民而飲食與共則亦筐篚不遺當斯時也帝力忘而衢謠作歡虞泯而歌咏生仁聲洋溢豈顧問哉以視善政所得已大不侔矣而況讙讙之詞與求治者奈何共托于善而淺圖之也

其巧處在側串首兩節其異處到後四句亦不用平分純乎古文結束盤旋而其精細處又無法不密更出一奇

孟子曰仁　周

孟子曰仁　全　黃永

治期乎最上、為之深原其效焉、夫仁聲之至、由政教之善耳、而其得民之辨復如是、擇術者宜何從焉、嘗論一代之民情、即一代之主術也、惟貴為治者審所尚而已、故惠有虛實、而效有淺深、上之人各持其道、而民亦遵如其數以應之、所為式於上而不式於下也、今夫治之所期、亦曰仁耳善耳、而仁之足以入人者、有仁言焉、有仁聲焉、善之足以得民者、有善政焉、有善教焉、王人有猷告之播、言何可少也、況言而仁矣、舉斯世而問啾噢之風、繄豈不美、然衢謠壤擊、以來民實有性情、多不能澹漠于君之意、殊不俟乎君之自為宣諭也、殆不如仁聲也、故府有柄

提亦簡樂不入俗派

頓句好

寫得悠揚別有神韻

法之垂政安可廢也況政而善矣舉斯世而懸畫一之制孰敢不遵然鼓徵鐸狥而後君實有憯怛亦自能深諭于民之懷人不俟乎君之嚴為驅率也殆不如善教也但言不如聲夫人知之而政教之異容有疑焉迨觀於明罰勅法之世日討民而申儆之而民愈多震恪之思鄉修里勸之朝日與民縱舍之而民日餘忠上之誼則畏之愛之也有然抑觀於九賦九式頒乎太宰而民亦不敢留其珮璲三物六行惇自司徒而民遂不忍匿其隱微則得財得心也又有然彼勵政之主初非徒望民之畏而貢其財也而所得僅如此究也其民雖怵然避罪而寔敢于相蒙儼然奉公而無至於交困即畏與財猶未可恃也端教之主并未嘗責民之愛而獻其心也而所得竟如此究也其民以愛結于中而天威若咫心傾於遠而外府如寄即畏與財未始不兼也有國家者誠審乎畏與愛之所由殊而察乎財與心之所由得則政教源流之際能無擇術而從事哉彼仁言之與仁聲固可無煩再計也

此方謂之雅鍊圓秀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脉意思韻則翫其用筆着色處

孟子曰仁　黃永

孟子曰仁　全　符渭英

大賢詳衆治效、予人主以自審焉、夫為治貴自審也、畏與愛財與心各有不同、此知善政之不如善教矣、而況仁言仁聲也哉、孟子若曰今天下盡求治矣、夫求治不可有輕古王之意、而不可無高世主之心、皇皇焉有求于民而止同于世之所為、將以為不必勝人而究至于不及人、斯亦未嘗取民情而審量之也、夫人主之于民、若可惟吾意之所求也、吾以為欲強之而不能者莫如民、又若不盡如吾意之所求也、吾以為不必強之而無不可能者莫如民、若是者、民亦何嘗有意哉、亦領上之所以入人者何如耳、有入之以仁言者矣、有入之以仁聲者矣、夫當聖

乙未

王既往大化未興苟得仁言之主豈不足致民豫悅然口惠者實不至
愷悌悅安之澤無間移風易俗之化不治而欲如仁聲之入人不如也
夫言僅存于君而聲已動于民此其淺深寧待問哉因是而思古昔聖
王立綱陳紀開百年之盛治陶禮滅樂樹一代之風聲有善政有善教
足所以行吾仁而以善乎世者特此也然古人合用之象魏之布要不
忘愧勵勸勉之思后人分用之科條之設將漸失黨庠術序之意則政
與教雖曰盡善也而吾謂善政不如善教豈特上之所善固殊哉正以
其浸于民者已異也然則人主將欲民畏之乎將欲民愛之乎聖王安
[illegible]
至於宣德布化止盡其事于君師而民之悅于誠而自動者戴元后而
歡歌矣依父母而累歸矣均此民也何以一念之內而兩行其應感則
豈非政教之殊欲將欲得民之財乎將欲得民之心乎聖王涵育一世
嘗不樂修其豫大然制明而分定則必無視其君有貧寡之患至于敬
志勵行止建其極于中和而民之結于中而不解者篤嘉賓之歡而鄉
黨致其情矣敦親睦之恩而百族見其性矣均得民也何以一人之身
而分效其精粗則豈非政教之別歟由斯以觀善政之不如善教猶夫
仁言之不如仁聲人主扶可以為善之資而綱紀徒設教化不行亦獨
何哉

高着眼。大踏步。驀直頭一氣說。賭老寔力量。小家子偷東掩西。到此不覺馬脚敗露。

孟子曰仁　符渭英

孟子曰仁　全

大賢以仁治望天下。而進詳政教之分焉。蓋仁言者善政所同。而仁聲者善教所獨也。進詳所得。人主不當自擇哉。孟子曰。為治者不尊一道以定其趨。則無以建極。論治者不取兩端以權其要。則無以立宗。故執一治焉。以為治止于此。進一治焉。以為治勝于此也。乃可以衡量而斷王道之不易矣。今夫治之盡善者。未有不本于仁而治之。本仁者未有不出于善。然而難為槩也。一仁也。發之于言。則為仁言。溫文所以錫福也。但將有以福民而民待之。與既有以福民而民頌之。則必有辨。吾知將有以福民。不如既有以福民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一善也。

○提○仁○善○打○成○一○片○過○來○節○処○自○不○煩○補○綴○是○通○身○筋○節○

○看○他○出○落○

○乎○俗

數之于政則為善政作典所以率衆也但使民不敢不率而制之與使民不忍不率而誘之則必有辨吾知使民不敢不率不如使民不忍不率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試即以善政善教之民觀之善政者猶是民〻非加頑也善教者亦猶是民〻非加良也一則尊而不知其親紆繩之下無玩志一則親而不覺其尊牖迪之餘有媚茲則畏與愛之相去也有然因即以善政善教之得民考之善政者有所得〻非寡術也善教者亦有所得〻非多術也一則外而不及其內會計之權足富國一則內而不遺其外詩書之澤可成城則財與心之不同也又有然天原善政之志立綱陳紀未始不載仁而行豈期止及乎此乃不期其止此而竟止此者驅率之意多鼓舞之意少民亦如其所令以明報而咏歌不作遂遜至治之全推善教之思陳常藝極亦不過本仁而布豈期竟至乎此乃不期其至此而自至此者化導之念重刻責之念輕民即視其所好以成風而視頌罔衷適昭盛理之大信乎善政不如善教而仁言之不如仁聲不可思哉

此亦贅疣

復見先民如題挨講之法始此然讀者當看其出落精細處襯貼切實處淘洗明淨處若沾〻于立局着眼即犯北海所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帶累從上祖師喫棒矣

孟子曰仁　史大成

乙未

孟子曰仁　全

沈世奕

治每進而益深大賢互形之而自見焉夫善政善教皆仁也乃形之而民異效則何不自擇焉嘗觀古今治術之微無可見可見者惟此自動之民情已爾故等事也而行之有優與不優之別則優者進矣齊效也而致之有醇與不醇之異則醇者尤進矣惟為之共著其事互舉其情徐俟操術者之推求而歎慕係之矣吾嘗攷古而知治化采俗而別風謠見有煦然告語言之唯恐不親者曰仁言有澹然相忘聲之不求自至者曰仁聲始吾以為二者俱有得于太古之遺也及展轉思之而覺其中固有不如者存也則惟仁聲之入人深也見有紀綱釐然政之無

一句關合

全在布置場頭入妙

以做作頓挫為周旋

直起古法

一或遺者曰善政有牖易肫然教之若無有意者曰善教始吾以為二者俱有合于先王之風也及展轉思之而覺其中又有不如者存也則惟善教之得民也惟善政故民皆奉法郊有月吉對令甲而神傷廷有科條見大吏而心肅其畏也固政中必至之情而不容已者也惟善教故民皆感德尊親異教為父不若其為母剝柔異性作君不若其作師其愛也又教中自至之良而非可強者也于是而財之得也可知小民無勉奉之珙球當此威令嚴惕之後庶幾酒漿珮璲無煩頒蔚藏而虞乏也何爾日之朝廷僅以筐篚鳴休乎厥惟善政之故于是而心之得也可知小民無易貢之悃忱當此親遜敬敷以來庶幾好惡反側無不

不說壞善政　直接古法　直接如一股換革古法

如題分說自與不如暗焰又以做作頓挫為指點

仰皇極而會歸也何此日之輿情并以心膂偕來乎厥惟善教之故則民心豈有同異哉合今昔帝王之弘猷而權其所尚覺彼此有殊途而擇治宜審治化豈有盛衰哉即朝野上下之恒情而思厥所歸覺淺深有由來而操術宜正吾故為天下辨之

只收大意竟不說上文

如題以是為至較史作又去其裝頭蓋脚提唱過渡之迹可謂更上一層樓矣然二文之所少者皆力盡於鍊格而于畏愛得財得心處只辨輕衍支架過去耳故講先輩法度當從精寔地說來

孟子曰仁　沈世奕

乙未

孟子曰仁　全　徐致章

仁與善各有其應、分擬之而知所尚矣、夫仁與善之皆俾於民也、胡可少哉、然民之應之則異矣、人主將何去而何從、嘗謂、令之無不可施者、自君而止、事之無不可從者、自民而止、然君不能變其術以從民、民亦不能變其志以從君、事之所至、效斯彰焉、為區分而共著之、以明其類之不獲相強也、夫亦可疏觀而自悟矣、今夫布愷惻之音、為民更始、頒象魏之令、與民樂生、當吾世而有仁言善政者焉、豈非民之至願而惜乎其遂止也、夫均一仁也、均一善也、仁無異、不能不以言與聲也、而異之、善無異、不能不以政與教也、而異之、亦以所入

（半提揭入側撲不如之勢）

（上兩節只輕置）

所得之各有不如也然而言虛也聲寔也名與寔之相去幾何此不待辨而著者若夫政何如也教何如也名殊而寔異焉則其間不能無辨一一則辨之於其政一一之所及初未嘗有意乎督責而為之而民則以為上之殆為我也神明儼若有不敢怠其夙夜者焉不敢者畏之至也辨則辨之於其教一一之所至更未嘗有求乎民隱而始然而民亦以為上之殆為我也父母孔邇有不忍忘其寤寐者焉不忍者愛之至也且也極畏之一一事若生平所至吝而不以予人者至此皆有所不惜而供求是應夫政也原非專冀乎財而今乃遂得其財也然效不過得財而效已止極愛之一一意若隱微所至秘而不以辭人

孟子曰仁　全　徐旭齡

粗殊

亟欲以仁予天下所以結民心也蓋天下何者謂之仁哉得教而忘政得愛而忘畏得心而忘財而已矣奈何其弗計之且儒者論天下之大勢攬天下之大機必歸其意于仁豈好為迂遠哉恂然而求天下之心不若寔有以動天下之心惻然而動天下之心不若寔有以濟天下之心權制術使久矣非聖賢之經術矣雖然聖王之仁天下蓋不計天下之效者也措天下之法以見其不忍散天下之物以見其不貪百官以立天下之庶事禮樂以化天下之暴戾民歸焉而求吾仁民即不歸焉愈以求吾仁而不忍計其向背也是何也恐以天

下日賴之仁而止為言也止為政也止為畏而為財也夫然立吾之
教全天下之仁豈非善與而未可以是槩天下也吾即計天下之效
（出一禮立言道理）
而天下之行仁者尚寡矣吾不計天下之效而天下之行仁者愈寡
矣莫如分仁之淺深以見政教之得失東郊之命不若江漢之歌也
新田之頌不若芃雨之慕也天下所共知也何獨于政教而疑之謂
（以有所出之）
政不足以致民之畏此不然也即使民畏矣以天子之尊即不用政
（痛快不可掩沒）
而人未嘗不畏也何至恃政以使之畏不觀夫教乎君猶是民猶是
也向之赫赫者今且親親矣君愛民民愈以自愛民自愛益之以愛
君以視善政者何如哉謂畏不足以致民之財此不然也即致其財
矣以民之卑即不必畏而無不貢其財也胡為因畏而取其財不重
觀夫教乎民猶是民之心猶是也向之出物力者今出其性情矣積
愛而成心化乎畏矣積心而成治化乎財矣以視得財者又何如哉
（二比說圓兩面）
天下政不能兼教而教能兼乎政禮樂兵農捍天下之患而興天下
之利非無政也政化于教之中者也天下財不可兼心而心可兼乎
財六府九功以之為天下之私不以為一人之欲非無財也財化于
心之中者也夫聖王之心要有以仁天下而已矣豈計其得乎哉
（只主此為說）
通篇用仁字連貫又是一不補補法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
世主說法若人君着意在此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

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為儒也于題前發此義極高微嫌說善政太貶入苛政相似然其文之雄鷙如騎生馬捕長蛇正足救近時衰颯之氣不可以是掩之

孟子曰仁　徐旭齡

孟子曰仁　全　劉思敬

大賢仁天下之極思詳辨其善以示焉蓋仁則上下之心交相見也而非善教不能深可勿辨歟吾綜覽古今君民之際信治天下貴以仁〻天下貴盡善故多方以暢天懷者言以宣之聲以動之政以播之教以淑之豈有岐哉至動人以較量淺深之殊者則衰世之意也

（兩句已括半渡之理此蜩腹藏劍拔十尋也）（小講中揭提橫甚落道為此即庸矣）

夫粵聞古昔辰告動徯應之志一言回天地之心仁言之入人豈淺哉然有謳吟思慕終不可諼者何以不言而喻也誠無如其深入何耳夫仁聲最著者孰如稱其政曰善政稱其教曰善教乎雖然又自有辨今諸侯王欲速得志于天下似頗于不得不任政者謂苟善是

（先襯起仁言）（一層）（輕置首節作引子）（政教即納入仁聲以后竟不消議矜補法矣）

是亦足矣殊不知自以為善而民未可知即民亦以為善而心未可知安可辨之不早也有經世之大力輕視民心而又能使民為我用者危而不可居我亦知善政不出此也但言治必言其萬世無弊而求仁必求其無隱不入雖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不為過矣蓋政未免有正人之意教則終無棄人之心政未善猶令人思教政善矣而上下之意俱詘然中止夫政未始與教分故善也政不能不與教分使人急于政而緩于教亦正以其善也彼莠民移而髦士烝預戒先而身家後不啻周知子弟之良楛歌咏倉箱之報賽而聞其言採其聲者猶曰畏也于愛尚有辨也猶曰財也于心又有辨也曷如不

進一步看善字

三代下善政非孟子之所謂善

是孔孟家法

求嘉之學所以來子力辨其非

善字發明盡致

輕點手法入妙

還他不

者至此皆有所不愛而輸誠以將夫教也原非強致其心而今乃自得其心也然民至于言心而心豈易致哉所施若此所應若此有斷斷其不爽者人主將何去而何從耶

做上截不侵下截意思做下截不犯上截面目一邊放得輕一邊放得開最得上下迴避之法輕刀快馬砍大陣若入無人一時避其鋒銳

孟子曰仁　徐敬章

府三事以師儒之道長養之八法五刑以覆載之心矜育之慎防禦刻之漸不以震疊掩懿德之求不以方物易中心之愛雖甚善也竟以不如而略之不但戒徒法徒善之偏見而并黜仁心仁聞之虛聲辟雍鼓鐘賞勸怒威之事備矣壽考作人綱之紀之之事備矣不必有分途之治愛同父母豈不畏若嚴師心在朝廷豈其財有私積鈞之善也別其不如而驗之慮此日已趨名法故不取尊嚴之治恐未世必重誅求不妨遠財富之名此仁天下者必出于善教而得民必以此為準也

首尾暗應

浮孟子立言大意并浮朱子註浮財

苦心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

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畏之有。逋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能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文講善政。能發明此義。不僅如俗法不分好歹。一例作周旋也。首二句人多平舉。到後來仁言句無照應着落。不得不議分疏。議挽補。議穿插。紛紛剜肉做瘡。畫蛇添足之弊出矣。得法在首二句不對。做將善政善教同納入仁聲中。以後便不費斡旋。先輩立局高。總在看書明耳。

孟子曰仁　劉思敬

孟子曰仁　全　萬物育

論主術之異。而圖治當審所尚矣。夫治以立隆為貴。等仁與善也。奈何以入人深者讓之聲。得民心者讓之教哉。且君民相求之際。而治法立焉。治功出焉。必我有以實致于天下。而後見主德之隆。必天下有以盡効于一人。而後徵王化之大。我聞極治之世。詔令皆勒為國典。歌頌時採于風詩。穗秸筐篚之輸。歲不絕也。而君民之間。蕩佚寬簡。有家人子父之誼焉。何盛美欲要其所以致此者。則有由矣。一在仁言與仁聲。不仁而不可為也。而今也發德音。下明詔。其時非無奉書感歎者。亦云入人而惜也。其止也。假令豈弟載謠乎委巷。父母致

（總提固是補法得古文）（筋脉便不同）（音）（補法）（西京之遺）（頓折古）（篤神味自永）

承于篇章入人豈不較深而彼固甘以不如者而自居也一在善政與善教不善而不可為也而今也頒令典定惠制其時蓋有聞風思效者亦云得民而惜也其止也進而率迪卑宣夫物行簡稽孔牖以彝良得民當為更至而彼固樂以不如者而遜人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至治之世不嘗有誠得其人軫念民艱又不克以弘宣惠化者絜德于古帝王之盛也豈斯民之不幸與抑彼固未知民之應夫政教者有異而政教之得于民者寔殊耶其為善政也君固厚民而民之奉之若慓乎有嚴刑之在側也相與畏之其為善教也君寔親我而民之戴之方深幸乎膽依之有賴也則相與愛之果善政也吾亦

此一段似偶

閒波却正是他通身着精神處亦是古文得意處當玩味

此便只消如題點進不須

帝室弘模儒流亦取以辨志而不敢謂內聖之無功抑古者輯寧有衆必著恒綏之理則民之所以自定者可思也然心志之定未可強而同室家之定有可捷而效則見乎心志者從容以俟之見乎室家者鼓歌以慶之矣故與朝遐烈學士亦借以矢懷而不得謂外王之已略可進觀所性矣

孟子借大行盡頭語只要襯跌出所性不存句耳既非寔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須極意張大而還他不盡語氣為得時作硬填膚詞因入夢囈解者詹詹以挑剔為事又侵下節地步反使本題之勢不盡酌劑虛實此在即離之間首句連上句次句起下句惟

截講為得法。八股穩做。便不能清楚。且多疊架矣。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肯渾帳下語。

定四海　盛治

君子所性　二節　劉作樑

備言君子之所性、無待於外而足乎己焉、夫外之所得而加損者、必其中有不足也、乃備悉其根心生色者、抑何性分之常定乎、且天下無事可以自主唯性分之良我得而主之。蓋內之所存者原不必出而問之世。而外之所發者每有以入而徵其心。此吾于欲樂之外、得詳言君子之所性矣、夫君子經世理物以為務。豈其必辭乎顯榮。乃所性不與大行期而大行至焉。君子內聖外王以為學。豈其必躭乎稿寂。乃所性不與窮居期而窮居亦或至焉。蓋凡外之所得而動者必其中之有以自動也。苟動于中則不大行而亦加不窮居而亦損

（然人偏長其不自主而棄其得主者）（惟其分定故無加損非不加損乃為分定此處使見得必須根心之比悉快）

分定于世不定于已也凡外之不得而奪者必其內之無以自奪也苟不為奪則已無加而安問大行已無損而安問窮居分定以天不定以人也或者謂飾情之士亦能鎮物然外腴而中枯矣篤信之儒亦悅內美然交戰而貌癯矣如是則君子之所性人有可得而指者蓋仁也義也禮與智也夫是仁義禮智之性非可襲而取也本吾心自有之良還而養之于吾心則一念純固已有以立乎天地萬物之上即仁義禮智之根心亦非可繫而幾也本吾心素具之懿久而蓄之于吾心則消慮精良自有以暢于容貌肢體之中如是即不言生色可也容來豈單身之具如是即言生色亦可也威儀亦定命之符其見面與背也不知其何以睟盎也其不言而喻也不知其何以施于四體也而謂天下之遇尚得而加損之耶盛美在躬事功皆淡以天光華所著形色亦幾于化君子之所性固有如斯者

人着精神都在次節此即首節中透出根心緣由更有欛柄視他文前半覺衍湊不關痛痒者多矣○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處指示寔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

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此文反拓處最說得分明

君子所　劉作樑

君子所性　二節　將德埈

詳言君子之所性其德充者無待也夫君子窮達不移者正此仁義禮智之分定耳觀諸根心生色而所性豈有待乎今夫集天下非常之業而一人猶歉然若虛此非其度足以勝之抑其神有以裕之也（二語精妙）我生立運會之先而當體涵變蕃之象惟取最初者而寔驗焉知天之所以厚之者不偶然耳吾推君子之所欲所樂而所性不存則君子所性何如者乎情以窒境而境即累情故欣者可轉而為戚也（名理自超然物表）夫性則非情之所能轉矣進究於民彝之始而爾游爾休自堪陶冢以終身遇以徵功而功亦憑遇故通者可移而為塞也夫性則非遇之

戊戌

所能移矣疏觀於帝降之初而如取如攜寧聽遷流於萬物蓋雖大行乎而不加焉雖窮居乎而不損焉動為錫極之功即靜為保極之理無異體也自成性以來而秩然者如此矣出而顯仁之用即入而藏密之原無岐量也自恒性既若而卓然者勿遷矣分定故也而所謂分定有外於君子之所性乎而所謂君子所性有外於仁義禮智者乎瀾流行之各正則懷仁而抱義秉禮而含智其定於分也盡人可悟其由來思醇備之無虧則仁育而義正禮卑而智崇其根於心也君子獨深其寧極蓋性無所托于心乎托之君子治性必先治心也而植深者榮及遠遂有微減約達之機乃心無可窺於色乎窺之

分定句人皆輕點此

獨寔發而下節之力亦得于此

即貫下不費力而第二箇君子所性不消起炉作灶

分定根心字字分明着寔

條分縷析針針見血

君子根心固以生色也而蓄厚者流自光遂有誠中形外之理其所然見於面者吾知為四德之充盈也盎於背者吾知為四德之敦止也四體不言而喻吾知為四德之周旋合軌也是所謂分定者也故盡此性於一身則純粹正中法天行之健公此性於一世則剛柔文質調皇建之宜而君子何容心哉

徼此句好

收首節次精密

此等題最怕是籠統說一味虛空架子枝梧過去須字字還他地頭句句還他關會到此如龍門點額無論凡鱗便赤稍鯉魚火候一分不到也上去不得兩節人皆板煞兩開看得頭輕脚重前虛後寔到此文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氣

貫

君子辨　蔣

君子所性　二節　顏象龍

性歷顯隱而常定、以所性有備美也、夫人之以大行窮居為加損者、未知所性之定耳、觀于根心生色、性有備美、又何外境之足累哉、且境之閱我者無窮、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常一、故役乎外、則聽于世者紛足乎中、則宰于我者靜、昔之人蔑育皆淵懿之良、表著悉神明之業、斯所由澹然于人情之外也、中天下、定四海、業云茂矣、而謂所性不存、則君子之所性、可得而申言矣、蓋性之體至靜者也、境來而應初無寵辱之殊、境往而化亦無得喪之異、性之量至虛者也、有之以為寓則物之所以感我者常輕、無之以為歸則我之所以御物者常

是問道合橫渠定性說

重是故君子不必大行也雖極之大行而不加焉不必窮居也雖極之窮居而不損焉此豈有異道哉亦曰天之所以與我有至定之分存焉故也雖然皇錫之良聖凡所同而不加不損何專為君子所獨歟不知君子之性原與人同而君子之所性則與人異也何也仁義禮智之性雖盡人有其至足然四者在常人止謂之具于性而不可謂之根于心蓋性全乎理而心則理欲兼焉者也惟君子純乎理而無欲斯性即凝于心矣抑此性在學者止謂之存于心而不可謂之根于心蓋根則純乎安而存猶安勉參焉者也惟君子不待存而自

雖字襯得活

不是挑剔所字正敲寔註中蘊字也

心性二字界畫不明不能知此閑鬆當理

是清明無累境上事

習調

不形由是而備言生色亦可也德輝所著自見菁華之光被面之睟也背之盎也四體之不言而喻也何一非根心以生者乎以視夫役役于大行戚戚于窮居而內多負疚之隱外鮮德充之符者果孰得而孰失也哉此性之所以常定也

收掉亦有氣力

心是虛器性是寔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為培植此理于心耳此文于心性等義洞若觀火講根心處字字的確天性人工俱

到深得詩中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及程子有德能之之意他作有云性中之心性中之仁義禮知根心無非根性之外無色仁義禮知之生色無非性之生色性之見性之盎性之喻等句竟不知心性仁義禮知為何物

君子所　顏象龍

君子所性　二節　呂顯祖

重言所性之美非欲樂之可移也夫使欲樂而可移所性必非分定而後可根心生色之謂何君子尚不知所重哉且夫聖賢之理獨崇于勢分者必非故為矯情震俗之說也外至者不一中存者有常由于體之所皆備發于養之不容已夫乃確然信我性之足崇而勢分果不得與于其際也所性既不存于欲樂吾乃進而言君子所性內美自裕可以處乎境遇之中亦可以出乎境遇之外時有順逆悉不足攖其潛確之守其故何也彝理自合得志而有撫制之學不得志而亦有淡漠之適德濟安敦固已一視乎憂樂之遭其故何也蓋惟

下語卓然氣亦渾浩流轉

戊戌

恒緩之理先萬物而常在故其泰定之天歷顯晦而不驚其大行窮居之不加損也分定故也然君子之所以如此者又豈其內無所存外無所發而徒斤斤焉矯語貧賤富貴以輕世已乎吾因是而益重念君子之所為性也君子非以虛有其理之為性而以寔備其德之為性故其所性有藹然之仁焉有截然之義焉有秩然之禮昭然之智焉全體不息植于天者既優而又加之以操存匪惟有之且根于心矣君子亦非以徒保諸內之為性而以發越于外之為性故其生色也有溫其如玉之容焉有充乎良背之象焉有周旋中禮舞蹈自然之休焉咸嘉合度周于身者不窮而皆出之以裕養蓋已由粹然而見而發而施且不言而喻矣難不必外觀乎廣衆侈言乎天下四海而要以所性既得則欲孰有欲于此樂孰有樂于此者耶是以時而大行彰仁義禮智于世以所性備王道之全即時而窮居修仁義禮智于身以所性體天德之正此所謂分定也

此題義蘊全在下節而通章辨論過脉却在上節做上節涵有義蘊做下節掉出章情真能打成一片不似他家上空下滯弄做兩撅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于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後二比得之醇鍊文最怕落圓熟魔

界看他轉摺運掉皆有灝氣行于其間一綱迹日囚瑣卑鄙之態

君子所　呂顯祖

君子所性　二節　王吉夫

君子以性定分而全理備于一身矣夫性之在人本無加損觀于根心生色而所性之全不已備于君子之身哉今夫天地之內吾性亦大矣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則以不明于分之所固有與性之所由全也試以君子所性之分言之凡無主于中者外境得而震之有動于外者一物足以勝之君子所性則不然性本無可加雖大行不加焉性本無可損雖窮居不損焉勳業自在天壤遼完其盡人成物之常顯晦自在宇宙惟守其知命達化之學若是者亦曰分定故也而人往往輕視夫性者亦知君子所性之蘊固有大焉者乎性足以立天

偏放此數語磊砢橫甚

下之命曰仁性足以制天下之宜曰義性足以嘉天下之會曰禮性足以通天下之類曰智湛然至虛之裏統天德之全而無歉冲然無欲之內備衆善之美而有餘性之根于心者如此由是滋息久而有其自然自然久而有其充悅理蘊諸中既養其聰明恭重之德氣足于外復著其充周洋溢之符觀其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孰非其生色之所致哉而要非君子所性不至此可見性分之素倍榮于勢位道德之尊比除于事功又何加損之有

說根心精湛

正見根心至此方[illegible]

此與其為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畛截然看得明白何處用得申言再思覆繹等閑話着上虛下寔上辨下結故此題只有層遞之法無平對之法作平對者亦坐誤看首句文法同耳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間架出落便忙忙地驀過有何意味

君子所　王吉人

易其田疇　二節　陳常夏

大賢論富民之道、所以為民者有本計也、夫民實可富、視乎其使之者耳、至于財不勝用、而上將無所不得于民矣、故論其所使者如此、今為民上者、端有所望于民也、而民亦先有所望于上矣、民所望于上者、以其權操之自上、而上之人、或疑其望之難厭者、則愛民之心徒殷、而裕民之道尚有闕也、吾乃為有民者正告也、今夫民所最難（此處不忌取）（下文為高若富用不提則更高）得者、豈非富拔抑富矣、而猶虞其用之易竭哉、而吾以樊然者為民、雖有性情不去其患貧之心、夫衛生而無術也、將何以自勉矣、蚩然者民雖有才力無能為相給之勢、夫利賴而難興也、日見其弗遑矣、（患貧相給焉下仁字切貼不泛）（仁字只在無弗與上看）

豈知富之在民、寔有其可使者乎、非無田疇誰則取我田疇而易之易之者、以富之也、非無稅歛、誰則取我稅歛而薄之、薄之者、以富之也、夫非上使之、將誰使之耶、而試思夫民也者、僅富于勤勞之不厭乎、抑猶富于經紀之有方乎、僅富于誅求之無擾乎、抑猶富于度數之必詳乎、我觀伯者之世、亦有農桑小康之君、非無蠲減而殷阜未幾、匱乏相繼、則豈非財用乖舛、尚勞人主之深憂歟、夫民固有食而上誠之曰、爾必以時、非刻也、以養其財也、民自有用、而上區之曰、爾必以禮、非苛也、以益其用也、經其所始、又慮其所終、以兆姓之豐美、共慰大君之憂勤、而但豐美之為報乎、謂君已深入民隱矣、施其所有、所厚期于民、而民恐以繩遂之故、犯大君王之怒也、所得不過民財、信善教也、吾原無所過取于下、而民競以寤寐之私、媚聖天子之隱也、所得遂在民心、夫至于得心、君亦何求而不得于民哉、民亦何所惜而不致于其君哉、甚矣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之不如仁聲、又不必言矣、人主奈何而不辨之哉、

寔怨、竟不講太計便宜矣

故作一折入下節生動講死格子者見之定以為馬蹄背矣其跌宕亦古文氣脈可觀

此等人以為取下之馬而不知其為謂文也

此古文絕致也、揔妙一間耳、間則法高、間則氣逸、　筆斷評

只為後邊單說善政善教、不復炤應仁言仁聲、故渡第三節處、多費手法、直下終覺疎脫、斡補又覺增添、雖于此各見奇巧、然剜肉成瘡多矣、是作絕不犯手、自于二節盡處、別作頓折、若有為、若無

為只寫大意不屑屑拘牽字句落下處皆天然位置不消營擾是多少快活故知衣絮行棘都是庸人自取耳文之蒼勁亦純是漢唐人筋脉非貌古者所能

孟子曰仁　龜

審政教之所得各如其自取者而已夫政教之取諸民者如是民亦如是以償之財與心不可相較而致審乎嘗謂象魏布于始和雅化揚于庠序先王之綏輯蒸黎者初無二致也厥後分用之擇術攸殊（此以籠統上文從頭說起）獲報亦異乃知物力與輿情小民咸不敢秘惜特為肖主術而各給焉爾請就畏與愛而審之彼其載在令甲者詳而盡秩而有序也毋（虛字抑揚有法句子都有古韻善政善教固是上文複語然財心所以得處正要對中護微認貼始財心）亦循故府之憲而輕重須之美意彰歟良法立歟豈其謂科條密而（說使複而不復矣）民供厥事政之所得如是止也乃政之所得亦僅如是止也政以利（得財說得好正得百姓足君無不足註意）農則百室盈而秸稔納矣政以通商則萬貨流而金粟平矣政以鳩

工則餘技集而冶鑄宏矣上于是舉豐亨饒裕之美利取携致之曰其阜予財哉仰稽虞甸銍服定而均輸逖考夏書筐篚錯而入貢斯時民之蓋藏寔挾寤思以偕來此則受其蓋藏而似不必計其寤思也即不至如耕戰之士強任地力侈談國蓄而措不忒之法以濬不涸之府其得民財有如此若夫被諸弦誦者婉而摯巽而善入也惟是修廣厲之旨而優游施之道德一歟風俗同歟豈其謂和恒迪而民抒厥隱教之所得有必然也乃教之所得亦竟有必然也教子以孝則睹憲乞之典而由庚咏矣教弟以敬則聞執酳之風而茲讓行矣教友以信則觀周行之示而乾餱戒矣上于是舉佩禮服義之人

輕作五快却是敲寔兩邊得字不同

襯此一層正為善政辨白不是拓得財也

皆小罪寔講得民心不泛拈感悅閑話

情金石聯之曰其一乃心哉記典樂之文薰風被乎干羽歌壽耇之什膏雨浹乎條枚斯時民之悃忱爰隨輸將以共致此則聚其悃忱而似不必問其輸將也即不遽如熙皞之世擊壤鼓腹帝力皆忘而播豈弟之休以蕤嬉茲之應其得民心有如此夫然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不甚較著也哉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惇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複侵上民愛矣喜其兩兩寔講皆見真解為難耳若徒賞其組練清華與互映雋巧猶未盡此文好處

善政得　王介錫

有大人者　一節　謝為憲

德盛而化神、臣品為獨尊矣、夫名為大人、必其德有至隆者焉、正己物正、不有以見臣品之獨尊乎、全夫衡論臣品、而有屢求愈進之思、則必取德之極至者以立隆矣、蓋性情有其獨茂、而朝野自見咸孚、我思其人、有不事崇高、而德為未易幾者焉、試由天民而進推之、抱知識以匡時、豈不足致吾君于日躋、然猶有意以居之也、則雖廊廟（從上文翻）（人亦人所同而議論英偉便有仙凡之別）己相忘于喜起、而天下反得推原其輔弼之功、展謀猷以濟世、豈不足登宇內于郅隆、然猶有待而為之也、則雖民生已休息于時雍、而（便分居民講）相臣反不自泯其功名之迹、不更進而有所為大人乎、殆正己而物

正者也世未有不建一言不箴一過安坐而威納約之功者然不知繩愆糾謬之節古大人不為亦善為之亦善而要非皇極轉移之故也惟中和所蹈不異靖共嚴翼之儀其正已也夫何嘗為君而正之欤而瞻懿矩而疾修者已自淑于昭德塞違之內似其獻替殊疎也然而百年之主德成矣世未有不效一官不治一事垂紳而望庶績之熙者然不知工虞水火之才古大人有之亦可無之亦可而要非蒼生托命之所也惟寅清所著不失澹泊寧靜之衷其正已也又何嘗為民而正之欤而望德隅而風動者已自嚴于章志貞教之微似其馭治甚迂也然而一代之規模定矣豈無深宮預必大夫之議里閈竊恐賢者之知以稱相業之崇者乎然猶存乎正物之勞而未收大物正之逸也大人實有以端其本而共忘其訓迪所由來若以為性情本所自有何所待于丕應之及哉又豈無聲聞而小民自悔其非覿德而天子且為之動所稱臣道之難者乎然此需物正于已正之餘非即見物正於已正之際也大人未有以著其幾而已見其風聲之暨訖若以為懋勉素所固然安所事乎報政之後哉夫是以忠在社稷而不居其功道濟天下而并忘其績德盛而化神其斯為臣品之獨尊者欤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君不可用

物字也。不知其為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天地耶。始註並講到底。而崇論閎議。皆精警不磨。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能一一抉出。而字無復剩義。

此等題。再攀不得大話。一攀大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賣德修怨而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帖。自然器識不同。下筆亦迥絕流

謝為憲

定四海之　二句　袁大受

得民之情而定之。君子之情亦暢矣。夫使有天下而民未定。則何以正四海之極也。惟有以定民。而知君子之所樂。雖不盡此而亦不歉乎此也。且君子所以尊稱于天下者。非謂勢足以廣施。寔其道足以統衆也。播嘉祥以惠下土。而風物休和。徵謠俗以驗皇風。而紀綱明肅。雖勢有難必。而時至績茂。不可謂非得志之隆毅焉。吾以所樂進求君子。而于中天下而立也。蓋將觀其定也。天下之大。則四海盡之。天下之人之衆。則四海之民盡之。使徒恃建中而治。以為道里既均。萬國攸同也。而化理不彰。政令罔設。四海紛然而未足安君子處此

須知真樂同原

夔方大耳謂其樂也于何見之然君子而不得天下斯已耳君子而得天下四海之民豈無以定之者夫民何由定民欲未遂厚生為先苟田里之弗周惠養之弗備雖有化裁無以一其趨也君子則有其要圖焉一民之姓氏拜登于天府一耜之拮据躬耕于帝籍凡所以導迎嘉祉者靡不極其篤厚也迨其後而老者享夫酒醪少者甘夫葵藿君子于此有不雍然自慶乎民志未孚明倫是亟苟彝常之未達禮樂之未親雖有美利無以正其歸也君子則有其執一焉齒胄之際君也而濟乎士憲乞之典臣也而晉乎師凡可以登進淳風者靡不極其諄復也迨其後而秀民和易以思下俗鶩茂不作君子于此有不穆然受福乎慶我民食德之久各相安于飲食宴樂而昊天仁壽之意庶于今有成焉若徒謂操大權而莫能過樂夫神明天子之良譽也則使其韋布以處將終身皆憤悒之日耶福我民感化之深各相習于日征月邁而古帝陶淑之遺庶于今無斁焉若徒謂統一尊而衆自服樂夫有道聖人之隆稱也則使非搢珽而治將終身無愉暢之時耶故定四海之民君子力之所可致也而必聽之于時德之所可感也而必待之于勢亦以所樂有不能必而所以裕于樂之先者不可不審也

題有虛實不是正面盡語只要跌出所性句此虛神也呆做便失

定字中有教養寔際。又要還他現成定字。此寔義也。泛填亦非。此却兩得。後幅從樂字透露性分語。見地尤卓。○既藏去中天下句。則入首自應見手法。出題一段曲折。正是高人處。但不可與上句強分界限。有作意人。每因講法而反碍理。多此類也。○瀾瀚不拘之文。又挨講有法。故佳。

定四海　袁太受

定四海之　二句　盛治改程

進觀君子之樂。亦就得行之志言之也。蓋君子之志。豈僅定民而止者。要其樂不越此。則亦何可少耶。且居草野而侈康濟。必以為非分之謀矣。然而勤思偉略。亦吾人所不敢辭也。故求寧宜底于觀成。而太平即徵諸素抱。儒者即不得志。亦時以之自攷其度量矣。中天下而立。遂足畢君子哉。君子未嘗馳情四海也。亦未嘗遺情四海。故敉寧罔諱也。惟嘉祉之靡遺。則祥徵遐甸。即以遂陶謙之風。君子未嘗役志斯民也。亦未嘗恝志斯民。故小康無庸也。惟大業之克昌。則澤被寰區。即以協治平之願。有如定四海之民乎。君子樂之。所固然也。

歷九州而聆永嘆。君子傷之矣。謂吾之所求者即異于此而顧使仳離載歌也。如瘴人何。一旦侯尉一家海外奏清晏之休閭閻上登平之頌。君子攬其盛事謂是咸寧足紀也。以外至之功名為中心之燕豫。此固不容驕語已讀典謨而思誕保。君子念之矣。謂吾之所急者即進于此。而顧使卸降莫奏也。如蒼生何。一旦嘉師永奠。里井食酺而華樂。士女縕瑟而陳筐。君子欲其福極。謂是淳風方茂也。以人治之。丕光為天懷之孔釋。此固無容矯托已。蓋古者平章百姓。先崇峻德之文。則上之所以定民者可思也。然民情定者百年之事。民身定者一日之事。則在乎百年者未可驟邀。在乎一日者安可遽辦也。故寡復裒其所多。以萬物之繁。聽共彰王者之嘉賜。而但繁雜之可禁乎。謂上已預畜民力矣。故吾先論其使富者如此。若民未嘗富而望之以仁。恐聖人在上。將亦有所不能爾。今而後毋易言仁民哉。

此等遠下備近來所長。

定字在四梅上頂還池寬除不得

以後世事功景色了之

合蓄見筆法不同挑揚

意論却行

定字原蓋民情為身言

分不得

本無後事不用說先

機局灑落。筆亦古妍。無此題通套科演。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即指富。作折腰體亦非破格。此題諸弊。都為下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看破仁字自然不枉費氣力矣。提比患貧相給二語已得之。

惜易薄時禮不寔做未免淺薄耳

易其田　陳常夏

易其田疇　二節　朱彝

夫賢欲致民於至治而為策其裕之之道焉夫民富而財不可勝用生人之計遂矣此民之富致也而非上不為功且長民者孰不期躋登于上理哉顧所以致此者有繇也小民自愛其身家而卓成之外無餘慮大君當謀其嗜欲而樂利之內有微權誠使經制克殫美利聿興而上之所致于民者則已盡矣吾嘗博稽治理而知民之于富如是其亟也然則何道而可使富乎富之所出在地酌而裕之者君之功原隰衍沃嘉穀之所生畎澮溝塗農功之所出民有田疇誰實易之必也十千之耦並舉三十之私咸發而剛柔不違其宜燥濕各

（全理已顯語自渾然）（必備為伸）（發語刻出使字）（典寔古厚不同蕪詞）

任其性則九土俱作矣雖然終歲而勤之一朝而供之亦愷悌之君所深惻也惟是予從其厚斂從其薄致之以九貢均之以九賦而貢賦之外無橫征起視其民有不臻于富者乎君曰貲不棄地而力不私已差民之艱民則何以富也民曰君實生我而不後我以生賴君之賜夫是以有是富也向惟患土已曠而斂不息也有如是之震渝弗眚而毛澤不竭焉百室之盈可知也又嘗深計民生而知民之于富正未可恃也然則何道而可使財不勝用乎用之所因在天制而節之者君之教計來歲者婦子之所留介洗腆者父母之所慶民重惟食誰則時之必也豐凶有降殺之數春秋有食饗之殊而庶羞不

波瀾生動無中生有却不傷理体

古韻鉉然情致瘦綿親切中仁字神理先到

及齊民青甘不逮孺子則四驕無虞矣雖然謹之于朝夕失之于侈靡亦慈惠之至所必裁也惟是以禮經邦國以禮紀萬民富不至于驕貧不至于約而貧富之間有品式起視其財有不裕于用者乎君曰天有四時而事行有常法天之宜所以阜財也民曰君作五禮而人治可紀守君之財所以和用也向惟患時詘舉贏而禮秩無別也有如是之守以至儉而飭以至文焉蓄積之豐可知也承乎天而順乎地無非厚生利用之宜政有經而禮不易不過裕民豐財之計而民已進于仁矣

近腹空疎如此經制題亦只虛做架過本義全用挑逗下文仁字

活法以掩其陋。雖有筆頭可觀。亦不過穿籬穴壁。賭偷兒伎倆而已。朴寔頭做本義。不焰管下文。而自然關合。見此文高人十倍處。是一篇國語文字。俗目以為方扳。以為拙寔。不知正先民之所謂古雅也。

易其田　朱　彝

易其田疇　二節　張王書

詳養民之制。惟以有餘者予民而已。夫民未富則宜養。既富則宜節也。取法于王制。而利其長享哉。日人主謀國。必有所厚期于民。而事之重切于生民者。惟以稼穡艱難為急。蓋民不知經其所入。恃上之人有以開之。民不知慎其所出。尤恃上之人有以導之。吾茲為養民者謀焉。聚一國之人。自足生一國之利。其不善理之。而有患貧之民者。善理之而即為藏富之民也。此視乎勤恤者之心矣。聚一國之產。自足供一國之費。其不善理之。而有易竭之財者。善理之。而皆為利用之財也。此視乎經營者之勞矣。我嘗思王政之養民。與夫立法之

（真取使字籠起與下節聖人使字焰耀）

不敝凡所以為民謀者無在不用其憂勤也有當未富而敦其本者天下之大利必歸農量高下之宜而各盡其地力則田疇易焉王者之主食供諸下權公私之畝而各賦其常征則稅斂薄焉夫民之多（蕩取下仁字的確不同他人取下閑文盡在題外）財豈必私貨力哉本與末不相耀朝與野不相競遵此為政非求益于民之數也不求益于民而民固已無損矣無損益者是即國家歲有其秋者也有當既當而防其弊者至難厭者生人之欲繩之以天道而豐凶異宜則食以時焉至難禁者習俗之奢裁之以王制而高卑異等則用以禮焉夫財之孳息豈必私蓋藏哉今日之所需謀及異日一日之所需謀及終歲遵此為政非求贏于財之數也不求贏于財而財固已不絀矣不贏絀者是即國家嘗登其稼者也蓋善養人者必計及于始終之序圖其始而其開也有故焉圖其終而其節也亦有故焉合始終以經畫而王事之儲備時不能災務經國者必參酌于源流之歸審其源而見有不及則憂患焉審其流而見為有餘則又憂患焉揔源流以周通而良法之綢繆人均其利此所為因天成地而已不勞以君養民而施不匱者也豈非至足乎

語〻是王政足民雅醇切當使字中看出勤恤憂患深心與下文聖人使民血脉流通不同泛作○寔講本義而全理自見此為老手選家以為宜照下老手可不必者非也下節仁字只是求水火

無弗與意看。中比私貨力。私蓋藏一折。正得仁字骨髓。他作說聖人于此外。更有所求乎民。是別章養教兼說仁字。非此章仁字也。用彼法炤下。此題理之所無。用吾法照下。此文原未嘗不炤也。

易其田　震

易其田疇　二節　劉源潔

以理民者理財。政非僅為其財也。蓋民者財之所自出。政非僅財之所自出也。但使之富而裕其用。理民者不可不務諸此。孟子曰。今天下所厚望于民者。豈獨以財哉。然政不必諱言財也。取民之財而阜之。乃取民之生而厚之。取民之生而厚之。政非止取民之生而厚之。但重言財。不若重言民。而重言民。自不得輕言財也。夫農事者。開國之本務也。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凡厚民者。不可不先厚其生。抑知民不自富。而使之富者。則在上乎。使之富者。亦不必分所有以富之也。或白壤。或赤埴。或黃壤。民亦自有其受田也。但民愚不知所治。賴

亦是挑下。撒鋒少此財字。是只民之財非經。因取民之財說。

望民不獨財不必諱。財俱不合。

乎裁成輔相者左右之而已不特剛柔異質燥濕異宜即不能田爾田者亦別之為疇使知所耕治焉或中上或中ㄋ或中下民亦各有其正稅也雖民愚不敢奢望冀乎則壤定賦者輕緩之而已不特米粟異貢稑穉異納即不能稅其稅者亦別之為歛使各有差等焉則所以厚民生者已無不曲盡矣雖不敢遽云富也合三年九年之通而計之未必不可使富也如是而尚有不富之民也哉尚有貧富相耀之民也哉凡阜民者不可不先阜其財抑知財固有用而制其用者不在下乎制其用者亦不必損所用以益之也或育孤或養穉或羞耇民亦自有所食之也但民愚不知法天賴乎奉天時者為之定其候焉不特春秋計月豐歉計年即饔飧亦計以時而惟一再焉或豳雅或蜡索或饗親民亦自有所用之也雖民愚亦知尊王仰乎制王度者為之貞其憲焉不特承乘有等車服有殺即豆觴亦與有禮而知讓受焉則所以阜民財者已無不周至矣又何必不言財也合國奢國儉之議而籌之自有不可勝用也如是而尚有財求之民也哉尚有財求自守之民也哉然則國無貧民則國用可知矣家有餘用則國俗可知矣如曰足民無裨于國也吾將進而觀民風焉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

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悞看下仁字。便意此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只重發足民寔際。不用激逗極高。收末落句云。貧富相耀。財求自守。注下仁字。正與俗眼看做教後仁字不同。文之典懋古朴。亦近來所少。

易其田　劉源潔

易其田疇　二節　馬世俊

民計有所當先。雨籌之而已見其效焉。夫民之貧者難于富。民之富者又易于貧。則裕民之道。是固經國者所先耳。且為上者有深期于民之意。而不遽示以端。則但念夫民之所深期于上者。原不俟化成之日也。厚生之政。盛世所亟圖。而理財之書。王人所不廢。夫亦以一代之經制。與吾民共之而已矣。今夫民事之所最難緩者有二。一曰田疇。一曰稅斂。顧賜雨則聽之于天。秸穩則限之于地。但以為民之田疇。民之稅斂云爾。古者為之咨農官。為之命司會。為之憫一日二日之勤。為之寬中年無年之制。其易之者。將以田計賦也。其薄之者。

為使字故頓挫高致出萃

雨其字別有意味

運典以筆

將以斂助耕也倘于此進斯民而諭之曰吾將使汝富則此意遂無餘矣乃吾觀天下之民常苦于富之無從而所以濟斯民者似亦無加于富今且易之如此薄之如此意在于田疇稅斂與抑不止于田疇稅斂與若存此富于民又若存此民于富而民遂可使富也民可使富而可使者獨富乎哉今夫民俗之所最難節者又有二一曰食之一曰用之顧奢儉則委之于俗隆殺則聽之于分但以為民自食之民自用之云爾古者為之歌滌場為之勸樽節為之申三鬴四鬴之令為之酌三餘九餘之規其以時者或可以觀禮也其以禮者或可以待時也倘于此進斯民而諭之曰吾將使財不可勝用則此意又甚無餘矣乃吾觀天下之民常患于財之不繼而所以救斯民者似亦無過于財今且以時如此以禮如此意在于食之用之與抑亦止于食之用之與若因用而量其財又若因財而量其用而財遂不可勝用也財不可勝用而不可勝用者獨財乎哉夫然而民之期于上與上之期于民者皆可得而究言之也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如教之說也篇內如濟斯民者無加于富救斯民者無過于財等句已與下意極其關切蓋俗眼看仁字在富民外明眼看仁字即在富民內得解霄淵耳○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

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為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為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不要民知富足意正說得使字好其着意都在空際折蕩別開生逕令全旨隱躍行間又用筆之妙

易其田　馬世俊

易其田疇　二節　何光鋅

詩策民之術者宜思策民之意矣甚矣策民之要固不越此富此財也乃使之權端在上矣可不為之計哉且以君上之圖雖而下求商闢之至計非能有加于民也第還其固有而已惟心有所不敢康斯術有所不可略民生纖悉之務王事之高深寓焉其道固不容苟也

蘊蓄閎達

管商之富足正是不仁均之使民富足也使字中同

以今天下之趨于功利者如是其紛紜也斯民之爭于貨賄者如是

求多夢得此文洗發快甚

其難止也至治降為富強大道流于心計吾乃更益以嗜慾之謀復進以豐盈之說不幾近于雜霸之規而為君子所勿道哉雖然天下有操術于此而用心即于此者伯主之經營其事亦精乎地力天下

有操術于此而用心不止于此者盛王之綏理其道莫外乎人情吾乃從而思之夫王者亦皇皇焉期民乎富之後耳而民則皇皇焉期乎富之中夫民但知有富其心不可問也乃民之既知有富而其心乃可用也則曷不取其欲富之心以引之也且王者亦汲汲焉求民于財之外耳而民則汲汲焉求于財之內夫民第知有財其情未可止也乃民之既知有財而其情大可見也則曷不就其欲財之意以圖之也乃所以使之者究豈有異術哉今夫田疇如故有告以勤民之政者乎稅斂如故有進以什一之規者乎民之所生視乎若之所養則得之于井牧者非天地所[illegible]

易之薄之所為開其源者固如此食之者何如哉在豳風者可準也用之者何如昭之王制者可式也勢所易盡恃其道所能留一酒醴而準諸天道則有餘嘗在兩間一服御而臨以先王則不盡可通百世以時以禮所為節其流者又如此當斯時也民已富矣財已阜矣則以為止之使民之富也而吾終不敢僅知為富也則以為財之不可勝用也而吾終不敢僅見為財也夫亦取聖人之治天下者而思之乎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着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着眼正見孟

予行仁真寔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為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入題一段直說得此義出不徒以逆下得勢為奇

易其田　何兆珪

親親而仁民

正言所以行吾親者而用仁之道亦得矣夫以親而施之民何以處夫吾之親者故親親仁民之序宜正也孟子曰合天下而一體之非不善也而君子每慎言之者殆有所用之矣蓋懷過待斯人之心必有薄視根本之慮君子先留餘地以處夫切己者其不甚切乎己者亦因處之有道矣吾謂君子於民仁之而弗親非謂敦叙之本心可吝而不以予人也但恐此心濫用則骨肉之間有不等之泛泛無情而不止者可念也亦非謂同患之百姓第可無意處之也但恐意盡無餘則推行之遠并此意亦有竭焉而難繼者可慮也然則如之何

（承上意說起）（却人凌空不凡）（是說明所以弗親人故）（不是）（不推）（都行弗親發入）（原頭一）（薄則下稍全推不去此意更透并愛物句亦到矣）

其親〻而仁民乎親者恩勝之地也而究言其至則恩亦有不足言者其矣性然也固有絕不言恩而恩反摯者但還之以親而始足至于民則非恩不可矣然一用恩而所施已當矣親者情至之地也而推言其隱則情有不足言者其一本然也固有相忘乎情而情愈足者但還之以親而已正至于民則非情不可矣然一言情而所施已平矣若是乎敦本之學已亟也立教親始古重之矣而加意于民者反未必加意于親則先民而後親之救也故得民而治之則推吾親而仁之可也不得民而治之則置民而親吾之親可也君子所以無德禮逆節之施若是乎利世之心正救也他家及國古人重之矣而不先加意于親者必不能加意乎民亦先民而後親之救也故吾親吾親謂之與民無與可也吾親吾親謂之為民而親亦可也君子所以有孝弟為本之術總之親之與仁可相因而及親〻仁民但循次而推不然其不流為異端之學幾矣先儒曰仁者愛之理由大本而言則親〻亦仁中之事也由推行而言則親〻為仁民之本矣故不可以不辨

此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施之各當一也親〻仁民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〻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于一本三也能于一而字中兼舉三義逐字從心腑流

出無一麻餬影響之言真前輩所稱說理如說事非熟于理學者不能

親〻而　陳明新

知者無不　四句　楊　耜

推知仁之所務當進觀其大矣蓋無不知無不愛者知仁之大也抑知所急在當務與親賢乎是可深思而自會耳今夫人主在上其舉動未一二見于天下而遂翕然頌之以神明歌之以父母吾不知何以得斯于天下也彼其中之所運者必有獨至之精思故其外之所施者恒多莫窺之宏量如知者仁者是也羣識紛矣欲以一人勝之則易窮抑知智固有其不窮者也則知之為知者可思也待澤殷矣欲以一人被之則難遍抑知仁固有其克遍者也則仁之為仁者可思也智以知而名智又以無不知而大若是則無不知尚矣仁以愛

入手便做序不羣

而名愛又以無不愛而全若是則無不愛尚矣然則知者將日窮事物以求其無不知仁者將日行愷澤以求其無不愛此固知者識之所優為而仁者情之所便于從事者也乃識所優為者知者不為情之便于從事者仁者數行之而反若不便何也蓋知者于知仁者于愛固澹然相忘漠然無事而一無所務者也然知者于知仁者于愛又非澹然相忘漠然無事而一無所務者也至問其所以務之者曰吾其知智之所共知吾其愛仁之所共愛吾其知智之所獨知而勿知智之所不可知吾其愛仁之所獨愛而勿愛仁之所不必愛蓋一則當務之為急一則急親賢之為務也然知者仁者必若是其說于當務與親賢者何也此亦一知彼亦一知非知此之知而何以知彼之知故其急在知先更在知後此亦一愛彼亦一愛非愛此之愛而何以愛彼之愛故其急在愛先更在愛後此知仁之全也

（索性再放一頓）（以盡其勢）（只用淡蕩語一折成快）（恣筆而出奇趣橫生）（無不知愛）

當務急親賢二句一出勢竭下文簇涌上來直是氣急殺人作家不犯手都在上二句盤旋得之兩大比雖是正格然頓跌曲折之文虛多寔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次比時索然無味矣此用層次併做法故節節瓏總峭倩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為急務否予笑曰即如此亦何害村學究道聽得先輩有如題挨講一法便哆口惑亂人未有了日我法

不然果是生龍一任橫行逆走

知者無　楊　昶

稽知仁於古帝專求之而得其要焉甚矣知仁如堯舜宜無不徧矣而猶不徧焉不令人稽古而益信哉謂夫天下有至美之名固莫知仁若矣然有至美之名而乃有至隆之人以被之則其人可思也有至美之名而更有至隆之人以實之則其人之所重有在而非汲汲以圖者更有足徵也如知者之急當務仁者之急親賢也天下必曰斯世無聖人故至此使有聖人者出吾見其四隅攸同而九有咸宅也無不徧之物也吾見其海隅向風而曲成不遺也無不徧愛之人也齊如是也古今之遠天下之大宜莫如堯舜宜莫如堯舜之知之仁夫以堯舜而徧物

堯舜而徧愛吾知其必勝任而愉快者而堯舜卒不徧焉然則堯舜之知仁其窮乎當其時光被而達四表省方而歷羣岳物未嘗不徧也然而堯舜非所急也黎民而昭於變之休萬方而歌待澤之實人未嘗不徧愛也然而堯舜非所急也由今以思濬哲燭物君相行一二事闢門來俊朝廷用一二人亦不過如吾所稱知者之急當務仁者之急親賢已焉蓋如神之用有所專斯能有所兼以欽明大知之宗而終不欲過用其聰明而已為聰明之所莫能過抑子惠之施期于全適以得其徧以如天好生之主而究未嘗悉周其藹惻而已為藹惻之所無不周夫人得如堯舜可以止矣得如堯舜之知之仁斯亦可以無憾矣乃世之人聞堯舜之名則畏之至其所謂知與仁則又思過之堯舜卒不可過過堯舜將必并其先務親賢失之而後止此又與于不知務之甚者也

全用摩空翻跌通身得勢出落處絕不費力然此亦通套耳若無他筆力拗折便是弄死蛇位下兒孫矣

堯舜之　劉　玥

聖人百世之師也　常大忠

德至則垂法者遠大賢深企其懿行焉蓋聖人之所為亦有大不得已於此者耳非欲求為聖人也而可為百世師者則在此故孟子景仰之若

○開○口○便○是○夷○惠○回○向○他○聖○不○得○

司天下有畸行焉是聖人因世運之變而立其極者也聖人之極立于

○語意亦有痴○

當時司吾以濟變耳然而德之至者聖人不辭其異之名而道之奇者

○以○陽○式○

聖人不辭其創之跡吾于是思夫聖人焉天之生聖人也有二其一以

○作○陪○客○奇

之開治也世失隆平天下嗷嗷聖人者出焉執旄鉞而永清之受丹書

而底定之出天下于湯火之中而舉世沐其功其一以之型俗也時當

頹敝天下營營聖人者出焉絜身矯志以亢之和光近人以化之開天

下以仁義之途而天下服其教第人知除殘新命者天下一人故以聖歸之而不知身為防維者乃百世之師也胡得不以聖許之哉天下同

定下文講或嫌其大露然此章不是泛論聖人意中先有矣惠而後

而聖獨異〻者似矯也矯則不可以服衆天下異而聖獨同〻者似諧

下此句故不碍其露

也諧亦不可以振俗而不知聖人之為此寔有深心焉是故矯〻之節不可尚也而可尚也油〻之行不可為也而可為也聖人豈意其至此哉夫不意其至此而至此者聖人所為歷百世而彌光耳抑天下願與聖人同而聖人遠之遠之似固也固則不可以為法聖人或為天下抑而聖人蓋近之近之似狎也狎亦不足以為式而不知聖人之為此者寔不易及也是故矛〻之安不可再也而可再也矢〻之量不可學也

可學也聖人豈期其若是哉不期其若是而若是者聖人所為超百世而特盛耳然則何謂不辭異之名也履人之土地而去之為人之臣子而直之天下之所不敢為者也不敢為者而為之則名歸焉不敢為者而獨為之則異之名歸焉使聖人者惡其名而逃之則黃虞之沒孰闡之臣子之誼孰正之哉何謂不辭創之跡也舉先君之土地而棄之居族黨之汙俗而安之人所不能為者也不能為者而為之則跡歸焉不能為者而獨為之則創之跡歸焉使聖人者懼其跡而不居則父子之大分孰白之君子之介節孰明之哉吾總名之曰聖人聖人百世之師也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可云刻發盡致

聖人百　常大忠

奮乎百世　者乎　樂聯發

聖之所及者遠大賢若動親炙之思焉夫時至百世亦云遥矣然聞其奮之而興起者且然也彼親炙聖人者更當何如嘗謂論人于當時者（當時亦）易而論人于事後者難抑人之自見于當時者易而自見于後世者難（不易論易見率筆作○軒輊每犯語病如此）迨至以事後論當時且并以當時較後世而舉有以動人之懷思也斯其人則亦古今之獨至者矣如吾以百世之師尊夷惠也從百世以下（雖○非○正○落○而○有○舊致）論之也吾因思夫氣節之事凡矯然自好者類能為之獨至于夷而今（觀○一○步○托○出○非○至○意○繁○）人遜其守者古人亦讓其嚴和光之概即與俗無忤者亦能勉之獨至于惠而後此服其亮者前此亦推其恕夫百世以上之人亦多矣而獨（概○欵○一○句○語○麻○如○生○）

如夷惠之清和者有幾耶蓋奮乎百世之上者也夫特處其異固不能無百世以上百世以下之殊而理徵其同自不覺有前者奮之後者興之之效雖當年之高節大度固無冀于將來之聞而生慕慕而生學而此日之流韻遺風猶足令夫奕世之盡人而感盡事而傳迨至其莫不興起如是而後知聖人之為不可幾也蓋品質不齊即一日之訓迪亦有從違夷果何為而能令頑廉懦立之若是也使夷非聖人也而激發能如是之遠乎志趨難一即當前之戒勉尚多同異惠果何為而能令鄙寬薄敦之若是也使惠非聖人也而感動能若是之久乎然此猶從百世以下論之也藉令親炙必當有不僅于是者矣而惜乎生之既晚不獲以聞之者見之也夫一德之至尚足動人以奕世之思此吾之所以永懷乎夷惠也豈大成之業不足深人以景仰之慕此吾之所以永懷乎夷惠而不僅永懷乎夷惠也歟

（短比相接自為開合機勢圓緊而遒宕）（即插親炙作繼）（應一句）（有致）

亦圓緊家法也用流利頓宕以鬆動之便有生氣不與卑瑣為伍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與隘不恭章專論

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于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并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若言外別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奮乎百世　者乎

劉恩敬

奮字有此開後二程十四五脫然欲學聖人朱子自少謂聖人可至今人即有此志識

聖人惟自奮。而奮于聖人之後者如或遇之矣。夫聖人無定位。苟自奮焉。居然百世以上人矣。孰甘為百世以下者乎。聞者皆當作親炙觀也。可且人心各有千古。而非從一無所倚中岸然獨立。則人道幾于息矣。

奮字精神骨脉都出

衆人之內有聖人。有聖人之後。更不容其為衆人。且欲追及聖人之時。一遇聖人。雖人性自不可遏哉。要亦立極者鼓舞不竭耳。夷惠生商周之季。論其世非真遠在百世也。然兩聖人之自待。儼據百世以上矣。無他奮故也。伸天下所不能伸者。惟仁與義綱常名教重。則死生爭之輕。則去就爭之大。旨不過君臣父子而竟有千秋在我之勢。行古今所獨

奮與興起交通處的的

二比說出奮百世上真實力量不是虛氣架子

行者惟大與剛天經地紀變則山岳鎮之衰亦介石砥之夙夜祗此人心世道而遂成歷古不易之模聞于百世之下而不興起者必非人而後可雖然興于百世以下則猶然頑懦鄙夫已耳今夫百世之上下在人心不在世道雖自悲神農虞夏之沒而天下則在俯視之中即與之同時何嘗不在百世以下不必脫遺佚阨窮之苦而芳型不與一世相共雖更後數百年何嘗不在百世以上聖人如是乎則以為聖人之嘗耳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何以處滿世之非聖人者遐哉不可及愧生百世下矣設與親炙彼將胥我人而同為百世以上人固二聖之願也而寔但興起者之願哉抑又不然未見聖如不克見既見聖弗克猶聖古今同慨也生而流離困辱聖人以不臣不友為高然其時寔不樂臣之友之也安見親炙中有人即沒而激昂孤憤聖人以可法可傳為烈然其後誰真能傳之法之也又安見興起內有人則亦聖人自為百世師耳不遇尚友之士亦奚取百世中頑懦鄙薄之物而師之也哉

一箇奮字中有如許境界向被粗心細膽漢囫圇督過今日鼓破殼子真覺滿口醍醐○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薑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為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未必優于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活正犯麻痺狂譫之疾非大有以滌

盪之雖參未不能補益也讀此當獲薑桂大黃之功

奮乎百　劉思敬

有布縷之　其二　程大宗

大賢危言取民而斷以君子之心焉夫取民而命以征危之也君子用之而酌一與二之間所留不既多歟且人主惟不重念斯民也人主而重念斯民未有不于財求間用其至意者也故雖下之所供亦上所應得而顧名思義每于經制之中寓節宣之意焉何則古今所相沿者例耳然貪吏曰例廉吏亦曰例國家何事不引斷于例乎乃有其一而又有其一也民亦無如此例何也朝野所相制者分耳然富民衷于分貧民亦束于分小人何事不自安于分乎乃彼為其有此亦為其有也君亦無如此分何也是故為上者將機絲不御乎秸秷不供乎公旬不賦

乎監門自苦則太宰之經費何資夫且玄黃有陳矣穜稑有獻矣宮功有執矣司會持籌則民力之普存堪念布縷也粟米也力役也乃隱其奉公終事之義而加以勞師毒衆之名曰征不有君子其何以裕國而紓民乎彼其惻怛之懷未嘗須臾釋也故雖欲以天下奉一人而廉田引養寓其意于惟王正供之內彼其憫勞之意未忍旦夕安也故不敢以一人竭天下而九賦九式持其防于人情暇豫之中不忍言征也用而已不忍并用也緩而已又不使用之數多緩之數少也用一緩二而已蓋天子不言有無而在官在民之數不可不豫籌者凡以酌盈縮而計其後也吾以其一俟軍國之需而以其二裕將來之蓄則以不貪為取者即以不盡為與而已矣時賦不必使人主知而水旱災祲之蓄以上聞者凡以審朝野而會其通也吾以所用明氣慎之經而以所變為藏富之謀則安上之圖出其中全下之斷亦出其中矣此君子所為善權也歟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蹤此其選也被此文淋漓寫出令我嗚咽不能竟讀

有布縷　程大宗

有布縷之　其二　汪士奇

國有常征、惟君子明于所用焉、甚矣征之及下、有所甚難、而用之在上、有所可緩、可概曰征、而不明于君子之用哉、吾觀立國之道、貴乎有一定之法、而尤貴其有權宜之心、夫國家所以得失民心者、亦惟此財與力之間耳、使上之無經費之勞、而下之多休養之惠、此底慎之規、猶可于三代而上一想見之也、今使為君者必繅而衣籍而食躬奔走集厥事、而概無所征也、勢必有所不能、念小民樹爾桑、父老衣帛矣、顧吝乃絲枲、不一供諸御乎、是故布縷之征、自古有之、小民蓺爾田、妻孥匄餒矣、顧靳此倉箱、不一輸諸公乎、是故粟米之征、自古有之、小民于茅索

○真○儒○者○語○真○大○臣○語○

○起○筆○无○端○

不說陳上三○句○點○三○有○字○好

綯幹止寧室家康矣顧惜爾手足不一執厥功乎是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然則今之所征古之所征也今之所有古之所有也而治亂不同德讐或異者何哉則以征猶昔日之征爾用非君子之用也夫君子豈不用哉用其一耳君子豈竟有所不征哉緩其二耳使其一可不用君子亦宜不用之矣然無事之時而或不用其一及有事之時而勢必不止于用其一蓋繁征固朘民之端而寡取亦召變之道君子惟經乎其時俾國計之常充而已矣使其三可並緩君子亦應俱緩之矣然民力克供而或緩其三一旦民力不克供而勢將不得緩其一況加賦固立匱之術而蠲征亦救弊之名君子惟酌乎其力俾民生之不蹙而已矣

（頌士君子得勢）（合下文說）（此句中有下文矣）（通達國体之言）

是非不欲富國也而朘其民不若留其民亦非不思有備也而底于下斯可取于下此日之民生厚而久子保也其何如哉

用一緩一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于上三句不作悽苦語說壞逆起下文頓落用緩正合上三句見聖王制賦之善原有深意不須痛哭流涕而愷切入情

有布縷　汪士奇

有布縷之　其二　俞之瑞

於常征而立善法所以紓民也夫布縷粟米力役皆國之常征也而君子恒用一緩二以紓民此法之所以善歟且夫言取求于君民之際分與情皆無參偏廢者也禹（始篤可頌）書以貢名篇下自獻其有餘周官以賦致用上非強所不足惟于取民之中而不失愛民之意斯上下安全之道耳夫有取於民而名之曰征此先王不忍之意也然而不忍征者情也而不得不征者勢也毋論五禮之用日以益繁即治返皇初國家斷無廢（斟酌情理言無虐帝）賓賢守禦之典而可以為理毋論九式之法皆以為國即衆費繁典朝廷亦豈能舍筐篚賦役之外而別有他求夫民有完則有稅有田則有（點次古雅）

賦有身則有役布縷粟米力役此三征者自則壤以來未之有改也雖
然豳風見忠厚之至而考其歲時則一日之中必無既治田疇復謀衣
褐之理是力有所限也司徒掌財力之全而通其條貫則一官之內已
有節治農桑動修伍兩之[illegible]是用無可遺也夫以無可遺之用以當有
所限之力使無經制何以善其後哉君子是以權衡其際用其一所以
經國緩其二所以恤民蓋奉公本有常度而有司每樂于先期不知苟
非時之當用者皆可緩焉者也一歲有徵求有營作無過一舉惟權其
用舍以為緩急則立為定制而文吏不得生奸即徵發或有非常所當
事人苦不知變不知苟非勢之必用者亦可緩焉者也國家大[illegible]大

論本經術而出以整思

鎖有力

萬目時勢言之贍然

征伐必不數見惟酌其緩急以為用舍則與時推移而成法亦無滅[illegible]
夫取之有序則下里無追呼之擾而民得安於耕桑作息之常供之有
時則草野無碩鼠之傷而民得享其衣食彝倫之樂此三代所以不必
蠲租賑貸而上下安全者由此道也自非然者民力易窮而誅求無已
人主縱不念生民獨不為社稷計哉

似元道州樂府古詩感時疾世憂民之意極其刻直而仁人之言自
然渾厚其章法音節之高古亦即從此處流出

有布　俞

守約而施　道也　田逢吉

即約為博則道有獨全也夫博約者不齊之道也所守在此而所施在彼此道之所以善乎今夫人選業必居其全而考理務求其通業之全者顯藏無異量之謀理之通者內外有齊歸之致歷參差之途而獨得其會通所由異于孤畸之學也言近旨遠言則善矣試以道觀之天下無偏內之道而寂守之士每狃咫尺以自封則肆應不廣矣將為是拘（兩路通出無不湛深）嫿者與慮非所以挈萬化之樞也天下亦無偏外之道而跅弛之流每矜寥廓以明高則退藏不密矣將為是紛營者與慮非所以靜百為之感也則亦有守約而施博者乎方其息事寧神亦唯以家初之氣澹才

（堅練无一妄設）（而字斷點）

識于靜定之中意不妄營慮不妄役何澄然其一也而本此以為推行之準則盛德大業無不相緣而日起以風疲之淵含為暨訖之光大夫非猶是宮廷信守者與而整施則又如此者方其專氣致壹亦唯以獨復之理靜聰明于無累之天事返其始義從其謂何淵然其簡也而奉此以為彌綸之極則天德王道無不屢進而有功以深際之存存為表著之洁洁夫非猶是純氣是守者與而敷施則又如此者如此以為道其亦可謂不偏于內者矣偏于內者能守而不能施茲且宿密之地已裕開成變他之用則不必紛役其精神而靜可為福動可為功當已非

（頓挫好）（机局圓緊）（大言炎炎）

馳虛縮靜之所可哉如此之為道抑又可謂不偏于外者矣偏于外者能施而不能守茲且光昭之猷悉本之勅我安止之中則不必耽尚乎清淨而藏之謂聖流之謂神亦豈復知名勇功之所敢望夫是則可謂善道也矣蓋約與博雖有不齊之數而善用者得通守與施原非异時之事而能推者斯大我是以思君子也

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約施博而不本于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尤喜其字字刻湛無一膚廓語無一淺隘語

守約　田

經正則庶民興　唐德亮

推反經之功而民還其民矣夫經失其經則民失其民經正民興反經之功曷可少哉孟子曰吾儒所挾以勝異端者不以吾儒勝之而以庶民勝之也要有所以勝庶民者動其翻然勃然之心而作其苟安之氣仍以吾儒勝之耳若君子而反經矣夫經有正之而正者彝教修明之日一道同風止須予以服習之素經有反之而正者異端充斥之時羣心四惑故宜加以激發之機有如反經而經正庶民有不興者哉凡人強以本無則廢焉沮還以固有則奮焉興情之所必然也庶民豈敢為毀常而裂簡者哉特其性庸而志瑣故頹委不振耳一旦風聲之所樹

（案對邪慝起論不泛）

（庶民不可說勝此文人趣筆之失）

（蘇張之舌）

（反字正字方有下落）

（反字中即有邪）

（慝在）

（從反字正字叢醒與字說得情理真切）

經正寔除老確

政令之所頒其道君臣父子其教典謨訓誥其事孝弟耕桑甚常也見甚常者而愧愧斯厲厲斯興矣凡人本有而忽失則索焉止久失而忽返則蹶焉興又勢之必然也庶民豈樂為叛倫而背道者哉特其情屈而才下故弱喪無歸耳一旦耳目之所被習氣之所漸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公而溥以之處事則無不當甚醇也見甚醇者而思思斯慕慕斯興矣雖庶民之中愚智不倫而一出于經俾知有必得之由無必不得之道知其必得也而踴躍于功名知其無必不得也而翹翹然喜于為善天下由是無不起之人心雖庶民之中剛柔不齊而一出于經之正則以其名致其寔以其寔致其名知其名之所在也事然而理亦然知其寔之所止也理然而事不得不然天下由是無不[illegible]之風俗拔閹媚之習而出于光明破似是之風而歸于正大胥此經也邪慝其何伏之有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他人多到庶民興三字方注射邪慝不是侵下位便是弄縮脚閑文此只在反正二字看出關係邪慝句已向題前卓立矣○縮蘇氏排奡之氣于繩尺中摘看則突兀磊砢撫玩但覺其章妥句適非于古文烹煉之久不能有如許力量

壬辰

經正則　唐德亮

經正則庶民興　康治

以正俗之功于經深重乎其正之也夫經亦止得其常耳而庶民若有異焉皆豈非亂德之溺人已甚哉且堯舜以來天下未嘗易民而治時
正○典○道○反○字○來○反○字○道○邪○慝○來○盡○端使情魏
唯無甚衰之風故亦無甚靡之勢也迨乎世教凌夷浸淫至于凋敝于是思一靡然大變之以為功然此非可期之于庶民也庶民之耳目易
罔○邪○慝○而○有○反○正
靡久服于染俗之漸移則其情既難立决于棄故庶民之氣志日薄苟
當○出○直○民○情○狀○方○見○典○字○真○素○眾
安于陋惡而不愧則其力又難自奮于無因兹惟君子反經而經得其
語近正經不似經正亦要子味思其然狀表
正矣以為日用所循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為正者不越耕桑粟帛之
切實不同泛○泰
恒教民于素朴然而民心彌朴則民氣彌固一旦相悟辭非而遂以為

性之不可易此時之農工婦子快然如覩新王于肇基更始之年則與也以為是先典所垂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為正者不過禮樂詩書之澤進民于優柔然而民志益柔則民行益勵一旦相摩而善而遂以為教之所夙成此時之父兄子弟勃然如覩盛事于俊秀論升之日則興也豈無賢智異等之流故抑其能以就經然深抑之固所以厚振之也斂聰明于無新可矜則服奇好古之才悉安行乎大道而無所竄處所以君子以三代為必可復作而不敢微倖于苟且救世之思豈無間起嫉生之士無所承藉而亦興然特創之正所以力守之也收豪傑于與民同學則越俗震世之資皆樂為之羽翼而益相幾先所以君子以天下盡責之吾儒而不敢少謝于人物幾希之地詎不以之關治有餘而以之總聖有漸哉

是論狂狷本旨

真儒者之言惜永嘉諸公經費氣力耳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文見此意所言皆正大嚴切直作一則正學闢邪論○或云此是過接語只宜輕點予不謂然君子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墨腔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為天下秀才隨人腳跟不能知耻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寔學奇才者出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章意也

壬辰

經正則庶民興

笪重光

觀民心之所以興而知持世之權矣蓋民之不興經之失也然則反經之君子亦惟以正教天下耳且吾人嚴道德之辨而必欲盡人而爭之是與凡民爭治亂也故人不得其所以自振而吾振之之術已勞矣蓋與其爭之莫若善導之與其因之而導之不若使吾之道明而人遂率于不知者之爲得也吾謂君子反經而已豈置彼異乎吾道者而弗與深治哉蓋方其悖正軌而相馳也出乎經之外者遂令先民之矩矱多陂僻而未安有人焉以持之而後儒者之步趨即有以一天下之志氣亦其軼恒範而不返也離乎經之久者遂令日用之典常似欹側而莫

尖利

根而已一喝直到盡處

反正字好邪慝已透

御有人焉以整之而後名教之昭著即有以肅天下之觀瞻蓋反經而經正矣庶民有不興者乎凡愚不能以率智而智即可以誘愚故民之表異者多興起其顓蒙也然所興在異端則不在正誼可知矣吾思經之正也始示之以可畏繼示之以可親則愚者已先智者而動焉斯其鼓舞閭何如耶凡真不能以去偽而偽即有以冒真故民之飾行者多興動乎流俗也然所興在文貌則不在性術又可知矣吾思經之正也一日由之而相安終身服之而不愧則真者已先偽者而信焉斯其振拔又何如耶蓋期人以所本無則怠引人以所固有則趨經者雖狂與猶之有過不及而大約觀諸民則本所固有者也取諸其懷而予之而

（衆皆悅之亦是興只不是興善耳）

（一意說得好方見興是庶民自興）

後知天下皆為防閑吾道之人抑望人以所獨有則懼勉人以所同得則安經者雖鄉原之所不能假以合乎世而大約用諸民則本所同得者也從乎其衆而倡之而後知斯人自有辨明吾學之力蓋由不正以歸于正則其識必定由至正以觀其興則其氣必昌君子所以不與人爭而亟自治者此矣

註中興起于善最宜玩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于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于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于時文速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于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文中獨見此義其思致筆力之雋利亦足以自闢一洞天

孟夫子寔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人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選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徵為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夫子一眼爍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舍徵聘。而襲制舉。誠未見其可也。典言評

士大夫陷溺深。不可與人道。正為無真讀書儒者耳。漢興之酈陸。即戰國說士也。叔孫通公孫弘。閹媚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微巧之直不疑。處謂之周仁同傳。深識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為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則于宋。而宋寔不能算用之。故衰。豈可與晉之清言同案哉。後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即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寔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場耳。曾何補于治道哉。因前評議論之謬。附及之。

經正　笪三

經正則庶民興

李昌祚

原經正之効、而知君子之有功于民也、夫民之不興、特經不得其正耳、君子之為庶民計、安得不亟亟乎、今夫人苟以大道自命、而欲使天下同其風、既不能不以萬世之事相待矣、然期之者遠、人或以其近諉之、求之者深、人或以其迂忽之、此異端之所以日盛、而大道不明于天下、君子反經、凡以為民也、經出乎治亂剝復之變、而至理不毀其毀之者、人心之自為隱伏耳、經固在也、守之不力、則倡化之原無以自立、經統乎上下安危之故、而窮居不損其損之者、習俗之無能自振耳、經猶存也、導之無方、則感動之機無以共見、所患者君子有移易天下之心、而

言人所不能言

方知反立原還固有

責重君子是

其學尚未足以明之則他途得以岐其趨而經不正若其正也則所謂移易者尚煩戶說以渺論哉順于仁義之途而務為名教之樂鼓舞于不自己之天而已君子有表率天下之責而其辨尚未足以定之則偏端得以中其隱而經不正若其正也則所謂表率者豈待取此以益彼哉復于孝弟之常而共為道德之一感激于不自安之性而已故傳道

是好辨閑道人自任自責語若〻氣象如生

不得吾徒行道不得吾與君子恥之以為于民無尤也飲射舉而鄉知尚賢庠塾設而農可為士斯民之觀感于君子者原自重也言念生平以先覺自任者何為乎在朝無以治在家無以教君子憂之以為于民負疚也復德升而尚比頑逸大學立而備煩移變君子之加勵乎反經者厚其本也相彼凡民以豪傑自命者幾人哉三代以前民之興也從乎上故道德統歸于堯舜三代以後民之興也從乎下故是非折衷乎孔子經正則庶民興況更有駸〻不可已之効如彼者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為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即繼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俯仰傲岸語語從予不得已胸中流出所謂聖人赤心片〻在面前過也小儒詹詹安得窺此境界○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〻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于上面也惟其鄙辟憑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

告于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澌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起二比可抵一篇

其魯記

經正　李昌祚

經正則庶民興

喻宗修

大道明于天下而庶民知所歸矣天庶民之不興中無所主也然豈所語于經正之日哉且夫異端之為教背中道而馳焉明與正反其害易中于賢知鄉原之為術竊中道而似之曲與正合其害多中于庶民此反經之君子所以獨于庶民加之意也彼以狂狷為羣黎所懼而獨飾一長厚之說以為勝俾中材以下咸易慮而相從則知中道為亂德所同而力持一至正之理以相喻斯飲食之民自相觀而起悟是故本民秉之彝而著為不易之常曰經是經原不外庶民以立極泝人心之則而返之不倚之初曰正是正亦即從庶民而綏猷經正則庶民興所固

逆下○文邪慝說入

承上文來○鄉原邪慝猶有○發○明○

○同此經中故一興即無也

○并○鄉○原○邪○慝○亦○

壬辰

然也遵道者庶民之恒也而苦於識之不能別立一經于此而曰此是（經正只）之真也外此則真之似也天下見仁見智之儔咸以為真之似者如彼（在是非上看）而是之真者如此也數十年顯軼于外而弗能知今幸知之矣有不翻（此中藏邪慝二字）（民興亦只在是非）然思起者與好德者庶民之性也而苦于見之不能明立一經于此而（明白上看）曰此非而是者也外此則似而非者也天下好風好雨之倫咸以為非而是者在此似而非者在彼也數十年隱竄于中而不之覺今幸覺之矣有不油然思奮者與君子有時以權所得如于民者為正誼明道之（此堯舜君子之經正）治然即伏處草莽而明臧否辨真似要有使民相觀而化之業君子固（專為有位者偏矣玩通章句下章句見此全部孟子歸結微旨也）以德所獨厚于己者為型世厲俗之本故即托之空言而慎名寔謹細微要有使人聞言而思之力嗚呼邪慝與吾道隱隱若敵國鄉原似是（白沙坑江則以敵寇而據門庭矣執從而辨去之乎）而非則門庭之寇也寇起門庭而後敵國生心故去邪慝必自辨鄉原始

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寔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寔為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也人於經正或泛說異端及焰邪慝則反粘煞鄉原皆未得其義此于鄉原邪慝分合處獨見發明故下語供的當老辣○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

互八字則正典都就知一邊看他如泛作政教感化語者夫之遠矣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讀斯文者能無動于中乎

經正　喻崇修

經正則庶民興　王廷璧

合天下而歸於正民之願也夫經不正欲民之興也難矣反經之功蓋可緩乎哉孟子若謂吾觀天下莫不孜孜焉有為善之心而恒慮不得其遷善之門夫不得其門則不入乎名教中不得不自棄名教外而遂至蕩焉而莫知其所宗君子之亟亟反經豈有他哉凡以為此民也今夫民之機至深民之習至變民之性至流民之氣至悍既無狂狷之力衛道于中行復有鄉愿之流亂德于汙世若然則順而興之以為難矯而興之愈難矣吾謂匪難也特不得一反經之君子故至此今夫民即不能為聖賢然聞聖賢之名其意翻焉其色勃焉蓋比比而然也民即

即取典字入手明快

從來句逆遠

出頭驚甚

一句勃出則字并斯字氣亦到

壬辰　程墨觀略

不能不為不肖然聞不肖之名忽而愧之忽而悔之又比比而然也故機至深而經能示之以平則其機化矣習至變而經能示之以常則其習化矣性易流也有經以明其教則望道如日月焉而性一變氣難悍也有經以動其良則佩德若飲食焉而氣又一變故經正于此則民興于彼不可難言之也雖然又未可易言之也一事正矣數事淆之則不勝一人正矣數人敗之則復不勝其始中乎人心而其後遂變為風俗其微兆乎草野而其大遂流為氣運故曰未可易言之也則將聽天下之深者變者流者悍者紛紛于下而不為之所哉君子曰究未可遽責之民也亦惟力反吾經而使之必正焉耳正則小興大正則大興乍正則乍興恒正則恒興是故用其翻焉勃焉之心于未失以前此順而興之功也用其愧之悔之之念于既失以後此矯而興之功也然既得其愧之悔之之念必并得其翻焉勃焉之心則矯而興之終歸于順也

此下一轉就正字中進一步說却有至理

不同枝節

折筆矯甚

反得盡方謂之正筆勢橫拓

君子反經豈有他哉凡以為此民也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于韓退之然于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為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二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

也。見地到此者鮮矣。○此句正位只重庶民興三字。經正功夫在上。民興之效在下也。此只力發三字。而上下之神俱攝。一氣奔注。其開合極大。而曲折無不如意。忽然而行。斬然而止。此子瞻儋耳歸時神通也。不意於斯遇之。

經正　王廷璧

經正則庶民興　耿應張

揭經以明民。亦即于其心之各欲正者而已。甚矣民固未有不欲自出于正者也。而經正則興。君子其亦思所自處哉。嘗謂言道者必宗于聖。而論治者要本之經。惟以人心關乎世變。而救時君子。所由正一人以正天下者。舍此無從也。茲君子反經而經正矣。攬古今治亂之故。而綜其要。則知時勢之流。皆以積漸然。自非大破其積習。無以挽斯民于衰晚。即人治危微之界而立其坊。則知習俗之壞。皆由心術始。要必更新其志氣。乃以返斯世于旦明。有如經正。而庶民有不興者乎。夫道今古為昭。其在民心者。固未嘗一日泯也。而自此日揭之。則若新倫之所昭。

即為治之所起我明其是而天下之非者愧我明其至是而天下之似是者亦愧有相與共偕于道而已至理賢愚同具其在民心者固猶至今存也而自一人出之則蓋著道之所彰即為俗之所定我治其言而天下之言皆有其則我表其行而天下之行皆有其恒有相與共循其理而已大凡好自異而敢于欺天下之人者每至耳目衆見之際亦不覺其消阻經國人人共見者也即民可欺經不可欺天下于斯乃始有世道大凡甘流俗而弗克自振于時者每當是非昭然之後亦不覺其奮揚經正則是非固已明也即道有升降民心無升降天下于斯乃始

只在似是而非處反之為正耳

[illegible]

君子原兼堯舜孔孟言

正治理所以章也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合劒纔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為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并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為得此正是鄉原之術中于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于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此作能道得透

經正則　耿應張

壬辰

經正則庶民興

黃雲葉

觀民興之由、蓋知反經之為功矣、蓋庶民興則世治、而必由反經以興、君子其可緩議正哉、今夫操勵世之權者、在先取人心而用之、夫人心亦樂于從善耳、顧不幸而無以動之、而遂若別挾其心以他去、故夫風動之澤、存乎詩書、而興育之効、徵為氣化、有心斯世者、不可不務詳也、今君子之汲汲反經者、夫非為庶民之故乎、念庶民之生成于經中者、已非一日、使置經而別有可為、勸激則正可也、不正亦可也、念君子之脩明夫經教者、亦屬同然、使經正而僅係一己之重輕、則亟為正可也、緩為正亦可也、而孰知庶民固由此興乎、前民作則、大賢之學術、有非

則字之勢低出

輕之反激語秋宛合

恒庸之所解者矣然其道則甚深也而教則已彰也覺世明民人紀之昭宣固皆草野之自安者矣然其理則相念也而情則已動也其興之平旦者將自愧向者之迷而克副乎今日之悟雖閭里之見亦同王者鷄鳴昧旦之懷其興之日用者衆共勵于至真之事而羣相辨于疑似之微即愚夫之行亦合儒生辟雍鐘鼓之樂然而君子則一以為慰一以為懼也風俗羣淪于異教經之既正而民間知有典刑萬一主持不力而吾黨之深憂何時已乎則撫此待振之彝常而益深表章之思然而君子則若為庶民欣又若為庶民慮也教化夕無以相發經之克正而愚家猶能自振若使昭揭無人而羣生之淪沒豈有既乎則念此欲格之人心而益歷煽動之疑非常之任非庶民所敢尸故後知後賢不以起化之責望之者道不存也從善之風非君子所能強故倫明教弼羣類無不以鼓舞之意隨之者性所通也然則君子之反經以興之也寧容諉哉

孤燈夜雨深林破屋微諷數過覺其憂深思遠一片不可解之幽情溢于行墨真寫得聖賢心事至今不死徒以能動下文賞之者辜負作家矣

經正則　黃雲蒸

經正則庶民興

曾湖堪

經以典民、而陳常之理著矣、蓋民之未興、由經之未正耳、然則經正之權、有不屬之君子者哉、今夫承聖學之傳、而任修明之責、豈不欲躋斯民于三代歟、顧事未進于無過、而求功者必危行、未全于有常、而徵奇者必悖、古君子振動羣氓、要必本乎人紀、而循循罔異焉、亦以大義所存、不可眩以異云爾、鄉原足以亂德、而君子之反經、從可稽其效也、草野惇行之人、亦知禮讓民自有經也、得君子反之、而羣黎方率其性、故陳風飭典、哲后即采之以釐敷錫之模、椎魯無文之士、亦習敬共經自在民也、有君子反之、而兆人克守其恒、故食息歌謠、儒者即佩之以考

責重在經正則字斯字之義皆是

故曰正故易典

壬辰

明倫之學庶民之興也舍經正安歸乎君子觀風俗之流與民更始然
（打動下文）
不可更始者有矣一旦蒞方州而考憲經以立紀寢室有典禮焉經以
（方是興乎善善即經也）
明恩朝廷有術樂焉念茲民質飲食於斯忠孝亦於斯則振興在指視
（如此掉收絕不侵犯掉有風神）
間也夫經自堯舜以來缺絕久矣茲且攬其休徵何異遊唐虞之代欲
君子膺倫教之寄與民改道然不可改道者有矣一人進四海而弘猷
經以貴本家有箴銘焉經以致用國有圭臬焉念茲民秉執物曲之性
（提出堯舜孔子已打通下章氣息）
情亦由之則慶典在夙夜間也夫經自孔子以後衰息甚矣茲且紀其
（結論）
盛烈何異登閭里之堂歟蓋三德彰明髦士皆泮璧之選故興之有類
（狂猶本意）
乎狂而進取之勇不可奪也興之有類乎猶而不為之志不可移也為
去其閹媚之習而義理振乎賁鏞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胥式于陳
（結辨鄉原以歸未可）
哉五典克慎凡庸亦聖賢之資故興之共守其是而嘉種與蕭蕭不立
植也興之力敵其非而鍾呂與淫陸不競奏也為滌其疑似之端
訓昭乎星日則父子言恩賓朋言睦咸宗於蕤極哉民之遠于邪慝也
可信諸經正之日矣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
善興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个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
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為本
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為善陽明亦教人為聖人然則墨子一

書亦言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非不曾分明總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于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此于經民正典源頭說得親切收拾本章尤得歸宿之意文之高貴雅秀又自然王謝家風也

經正　曹爾堪

經正則庶民興　陸壽名

君子以經訓世而知正之功大也夫君子之經原與庶民共之者也遑問民興哉亦求其正而已矣孟子意曰聖人之道唯中恒性之綏唯正孔子之思中行孔子之以中道正天下也（詮中正二字得之伊川說）惟天下有似中而非中者君子急以正救之（易）君子反經蓋甚念我庶民焉庶民能悅異學之偽即能慕吾道之真（處可見）惟無以感其天良遂不知有名教之樂庶民能附曲說于當時即能翼聖傳于千古一有以作其志氣遂動以寤寐之思（即上文狀入快）蓋自反經而經正矣起視庶民有不興焉者乎庶民未知忠信見似忠信者猶悅況真忠信者明示之以如此之為經而向之溺于所聞者皆非至性（當）（句向邪慝逆轉來）

之所許夫大道在躬確然不易苟知媚世之為非有懷懿築能不憬然悟哉庶民未知廉潔見似廉潔者猶悅況真廉潔者明示之以如此之為經而向之惑于異趨者皆非至情之所安夫大道在世昭然不晦苟知似是之不可言念天良能不勃然奮哉天下唯俊偉非常之士得經之高明此狂之所以有合于經也庶民不必皆狂而皆具高明之性藝極昭垂而眠俗咸知所進取天下唯耿介自守之人得經之嚴翼此猥之所以有合于經也庶民不必皆猥而皆有嚴翼之情周行式迪而嘉師皆有所不為則唯正之為功大也風勵有本不過動斯民以孔子之思而大行有機安知不胥天下而入堯舜之道君子之反經者盡其微

先着此句好

所取于狂猶者也

為興之丹頭耳二比講典字即誤庶民看出狂猶尤誤來所以不及

哉

毀狂猶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猶望君子曰反望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猶本意也稱夷惠為百世師能興起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閭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于參朮正是旨後二比大有見與套繳狂猶者不同○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原處亦誤以為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式樣示之其悅更可知矣提出此意分外精彩孔孟不再無怪其惑于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于陳王天下紛紛總緣未得簡反經君子[illegible]民乎何尤

壬辰

人極故可當五百年之昌運者也乃由文王至孔子則匹夫耳五百之期何居乎而要以其知斷之也孔子之知文王寧必待太公望散宜生之翼傅乎且當日志在周公憲在武王寧僅此兩人之為承文謨也然而自今日而遡統則必一以為見而知之一以為聞而知之此人有其心相繩焉而未可以拘論也然則觀天不若觀心之為真也天道必待五百年而後降若過乎五百未及乎五百者斯人皆可曰大道非吾乎抑見聖不若見心之為信也聖道必觀夫而後可聞苟一聖統未來之際何人為前後之托哉吾是以非曰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

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一
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見知聞知之分
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墜異端密
傳帕之習不過以此為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為其所
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
然有自任之意文于此際看透奮筆疾書却又自然圓渾

由堯　徐